
联系我们 —— 故事中国网 www.storychina.cn
故事会®
2017
11月上
STORIES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21
秋天 故事的盛宴
2018年《故事会》线上订阅服务，详情请见封三

妈妈没有口红


Ding Xianyao Stories Editor
丁娴瑶 故事会红版编辑

网上有个提问：女人最离不开的一件化妆品是什么？网友选择最多的答案是：口红。有人说，无论多么沮丧，女人只要涂上口红，就会恢复“战斗力”；也有人说，天底下恐怕没有不爱口红的女人。

我妈妈偏就不爱口红。

那时候，开始流行拍彩色照片，女士们的包里开始多了一个“秘密武器”，每当要拍照了，她们就拔开盖子，转一转，抹一抹，唇上的一抹红色，让人神采飞扬。而妈妈呢，总是偷偷咬着嘴唇，直到快门按下的时候才松口，这样唇色血红血红的，她说那叫独门秘诀。那时候，爸妈还没结婚，外婆不止一次暗示过爸爸，可以给妈妈买一支口红。爸爸每次都点头答应着，后来还真的攒了好一阵子的烟钱。直到妈妈生日那天，外婆把一个荷包蛋往爸爸碗里夹,笑眯眯地提醒爸爸是时候把“礼物”往外拿,可是爸爸“呼啦啦”干完了一整碗长寿面条，除了抹抹嘴巴，说声“好吃”，别无其他。后来，外婆把妈妈单独叫进房间，说这个男人有点“拎不清”，跟着他过日子一定没劲。妈妈也闹起了脾气：“不就是没送口红吗？我又不喜欢口红，我最讨厌口红了！”

据说，那时候爸爸用攒起的烟钱，给自己买了辆自行车，28 英寸的，骑起来还挺神气，外婆听说后可气得不轻呢！我问外婆：“为何后来又同意爸爸妈妈结婚了？”外婆说，那一次爸爸骑车载妈妈回家，妈妈坐在爸爸身后，咬着嘴唇，两颊绯红，那模样竟然比抹了口红还好看……

那辆自行车爸爸一骑就是二十多年。那些年妈妈“三班倒”，爸爸不放心她走夜路，总候在车站等着载她回家；那年妈妈住院，爸爸学会了做饭，学会了给我扎麻花辫，他骑车给妈妈送一日三餐，也骑车接送我上下学……印象中，爸爸有了自行车就无所不能了。妈妈出院那天，爸爸慢慢地推着自行车，妈妈坐在后头轻轻地说:“用给我买口红的钱买了自行车，挺划算！”那次，爸爸笑出了泪来。

爸爸走后，大多数东西妈妈都没有留，说怕看着难受，但她还是颇费周折地留下了那辆“老爷车”，她一直说，那是一支她最喜欢的口红。

（**插图**：丁德武）

642 2017 SEMIMONTHLY 上半月刊 11月 STORIES

欢迎登录本刊主办的"故事中国网"（www.storychina.cn）











2017年11月
上半月刊・红版
社　长、主　编　夏一鸣
副社长　张　凯
副主编　吕　佳　朱　虹
本期责任编辑　丁娴瑶
电子邮箱：dingxianyao@126.com
发稿编辑
吕　佳　姚自豪　陶云韫　曹晴雯
美术编辑　王怡斐　郭瑾玮
本社办公室电话　021-6437 5030
红版编辑部电话　021-6431 0547
绿版编辑部电话　021-6433 6469
地址　上海市绍兴路 74 号　邮编　200020
主管　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主办　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出版单位　《故事会》编辑部
发行范围　公开
出版发行部
发行业务　021-6431 3938
发行经理　钮颖
媒介合作　021-6433 8113
广告业务　021-6433 4376
广告经营许可证
沪工商广字 3100320080016 号
媒体部
新媒体　021-6467 7160
故事会互联网 +
《故事会》微博　@ 故事会
《故事会》微信　story63
故事中国网　www.storychina.cn
《故事会》网店
shop36332989.taobao.com




国外发行　中国图书贸易总公司
印刷　上海四维数字图文有限公司
发行：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总发行
国内代号　4—225　　定价　4.00 元

决斗

在美国西部一间酒吧里，有两个人正准备用枪决斗。这两个人，一个身材瘦小，另一个高大壮实。

决斗要开始了，大个子突然对小个子说："等一下，你的射击目标比我的大，这不公平。"

小个子很快想出了解决的办法，他转身对酒吧老板说："在那个家伙身上，用粉笔勾出我身体的大小，我若是打在线的外边，就算我输吧！"

（梅之傲）





（本栏插图：包丰一）

解毒良方

有个饭馆偷偷售卖河豚，几个小伙子来尝鲜，有人顺口问老板："万一吃了中毒，有解么？"

老板说："感觉有不舒服了，就赶紧出去跑步，跑得越快越好，多出汗，多排毒。"

大伙儿觉得有道理，就吃了起来，吃着吃着，有个小伙子才反应过来："刚才老板的意思，会不会是让我们有多远死多远？"

（紫糯米）

意见统一

有一对男女，青梅竹马，却一直到三十多岁时才结了婚。

男的不禁感慨："早知道要结婚，何必拖了这么多年！"

女的说："那是有原因的，十多岁时，我同意，父母不同意；二十多岁时，父母同意，我不同意；三十多岁了，我们一家意见才统一！"

（卧　龙）



成语形容

儿子拿着数学试卷回家，妈妈问：“这次成绩怎么样啊？”

儿子说：“不好说，非要形容的话，可以用一个形容王羲之书法作品的成语，来形容我的成绩。”

妈妈一乐：“这么厉害，是什么成语啊？”儿子掏出试卷，说：“入木（目）三分。”

（周继红）

不是你的车

两个老伯在路边下象棋，下到一半，只听一个突然急了：“你是不是老眼昏花了？看好了，你刚才是拿我的车吃我的卒呀！”

另一个微微一笑，说：“不，这不是你的车，这是共享单车！”

（极品咖啡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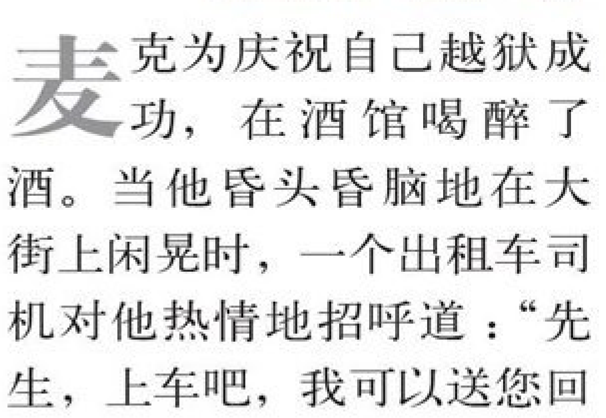
不　亏

李婶出国玩，在国外一连吃了六天从国内带出去的方便面。

女儿知道后，忍不住说：“您好不容易出一趟国，连一点外国的东西都没吃到，不觉得亏吗？”

李婶回答说：“不亏啊！谁说我一点外国的东西都没吃到？泡方便面用的水就是外国的呀！”

（小　娃）



回家

麦克为庆祝自己越狱成功，在酒馆喝醉了酒。当他昏头昏脑地在大街上闲晃时，一个出租车司机对他热情地招呼道：“先生，上车吧，我可以送您回家！”

麦克点点头，吃力地钻进车。

司机扭头问道：“请问先生，您的家在哪里呢？”

麦克耷拉着脑袋，喃喃地说：“郊外的一个高墙大院，院墙上架着铁丝网，门口有两个哨兵站岗，墙角的塔楼上架着一挺机关枪……”

（龙马6）





乞丐作诗

有个花花公子把祖业败光了，只得当乞丐沿街乞讨。一天，乞丐碰到一个农民，农民对他说："你不缺胳膊不缺腿，为何不自己劳动养活自己？"

乞丐听了，一点儿不感到羞耻，他拾了一根树枝在地上写了四句话："朝吃千家饭，夜宿万户亭，未犯朝廷法，任我天下行。"

那农民看了后，也拾了一根树枝，在每一句话后添了两个字："朝吃千家饭，不饱；夜宿万户亭，盖草；未犯朝廷法，还好；任我天下行，狗咬！"

（潘光贤）



不开空调

阿牛和几个工友在一家小饭馆吃饭，因为是高温天，他们热得一个个脱了上衣，光着膀子吃。没一会儿，阿牛热得实在受不了了，就叫来了服务员，说："就不能开一下空调吗？"

服务员说："空调坏了。"

阿牛一翻白眼，说："得，不开空调也行，去给我叫两个搓澡的来！"

（田龙华）

男高音和男低音

音乐课上，老师提问说："大家知道什么叫'男高音'、什么叫'男低音'吗？"

有个学生立马答道："我爸爸教训我时，是男高音；我爸爸被我妈妈教训时，是男低音！"

（李彦峰）

最狠的话

小李和女友吵架了，女友扬言要分手。有个同事听说后，想开导小李，便说："吵架时一般讲的都是气话，不要介意。你说说，她那天说得最狠的话是什么？我替你分析分析！"

小李叹口气，道："耳光太响，我没听清。"

（菊之雅）



去听演讲

深夜，有个男人喝醉了，摇摇晃晃地走在马路上，看上去很着急的样子。警察拦住他，问："都凌晨两点了，您急着去哪儿？我建议您休息一下再走。"

男人回答："我赶着去听演讲。"

警察问："谁会在这时候演讲？"

男人回答："我老婆。"

（黄金玲）

谈 缘

大李在车站等车时，走来一个尼姑打扮的女子，向他推销起平安符。大李问多少钱，谁知那女子一施礼，道："施主，我们出家人不谈钱，谈缘。"

大李一愣，问道："什么缘？"

女子道："20元！"

（苜 蓿）

机智导游

导游带游客来到野生动物园的一处景区参观，有游客忍不住抱怨："这算什么景区？脚下都是猪粪、猴粪、马粪，甚至还有人的排泄物！"

导游一听，立马笑着说："先生真有眼力，这里曾是唐僧师徒取经逗留过的地方呢！"

（小 娃）

借 钱

有个朋友找阿强借钱，但不知道阿强愿意借多少。阿强听了，伸出一只手，没说话。

朋友问："五万？"阿强摇头。朋友又问："五千？"阿强还是摇头。朋友失望地说："五百？也太少了吧？"

阿强不耐烦地把手晃了晃，说："看清楚了，我这手里，什么都没有！"

（一米阳光）



本栏欢迎来稿。请将有新鲜感、有精彩细节的笑话佳作尽快投寄给我们。来稿一经采用，即致稿费，最高稿费为100元。本期责任编辑电子信箱：dingxianyao@126.com。



阑尾



余华

我的父亲以前是一名外科医生。他体格强壮，说起话来声音洪亮，经常在手术台前一站就是十多个小时，就是这样，他下了手术台以后，脸上仍然没有丝毫倦意，走回家时，脚步“咚咚咚咚”，响亮而有力。

在我八岁的时候，有一天，父亲陪我和哥哥聊天，我们说起了阑尾。父亲说每个人肚子里都有一条阑尾，他常常做割阑尾的手术，最快的一次，他只用了十五分钟。

父亲说：“阑尾一点屁用都没有。肺、胃、心脏，还有十二指肠、结肠、大肠、直肠什么的都有用，就是这阑尾，这盲肠末端上的阑尾，一点屁用都没有。”

我们被父亲逗乐了，父亲接着说道：“你们呼吸、你们消化、你们睡觉，都和阑尾没一点关系，平时打个嗝、放个屁，也和阑尾没关系。可这阑尾要是发炎了，肚子就会越来越疼，如果阑尾穿孔，就会引起腹膜炎，就会要你们的命，要你们的命懂不懂？”

我哥哥点点头说：“就是死掉。”一听说“死掉”，我倒吸了一口凉气。我父亲伸手过来拍拍我的脑袋，说：“其实割阑尾是小手术，只要它不穿孔就没有危险。以前有个英国的



外科医生，他在一个小岛上时，阑尾炎发作了，可岛上没有一家医院，也没有一个医生，连一只药箱都没有。他躺在一棵椰子树下，痛了一个上午，他知道如果再不动手术的话，就会穿孔了……”

父亲问道：“穿孔以后会怎么样？”

“会死掉。”我哥哥说。

“会变成腹膜炎，然后才会死掉。”父亲纠正了我哥哥的话。

“那个英国医生只好自己给自己动手术，他让两个当地人抬着一面大镜子，他就对着镜子里的自己，就在这里……”父亲指指自己肚子的右侧，说，“在这里把皮肤切开，将脂肪分离，手伸进去寻找盲肠，找到盲肠以后才能找到阑尾……”

一个英国医生，自己给自己动手术，这个了不起的故事让我们听得目瞪口呆。我们激动地望着父亲，问他是不是也能自己给自己动手术，像那个英国医生那样。

我们的父亲说：“这要看是在什么情况下，如果我也在那个小岛上，阑尾也发炎了，为了救自己的命，我就会自己给自己动手术。”

父亲的回答使我们热血沸腾，我们一向认为父亲是最强壮的，最了不起的，他的回答进一步巩固了我们的这个认识，同时也使我有足够的自信去向别的孩子吹嘘：“我们的父亲自己给自己动手术……”我哥哥指着我，补充道：“我们两个人抬一面大镜子……”

就这样过了两个多月，到了这一年秋天，父亲的阑尾突然发炎了。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上午，父亲值完夜班进家门时，刚好母亲要去厂里加班。父亲说：“昨晚上一夜没睡，一个脑外伤、两个骨折，还有一个青霉素中毒……我累了，我的胸口都有点疼了。”

父亲捂着胸口躺到床上去睡觉了，哥哥和我在另一间屋子里玩耍。几个小时后，我们听到父亲屋子里有“哼哼”的声音，就走过去凑在门上听，听了一会儿，父亲在里面叫我们的名字了。我们马上推门进去，看到父亲像一只虾那样弯着身体，正龇牙咧嘴地望着我们，他说：“我的阑尾……哎……疼死我了……急性阑尾炎，你们快去医院，去找陈医生……找王医生也行……快去、去……”

哥哥拉着我出了门，我们要去找陈医生或者是王医生，找到了他们，他们会做什么？一想到父亲的阑尾正在发炎，我心里突突地跳，



心想父亲的阑尾总算是发炎了，他可以自己给自己动手术了，我和哥哥就可以抬着一面大镜子了。

走到胡同口，哥哥站住脚，对我说："不能找陈医生，也不能找王医生。"我说："为什么？"

哥哥说："你想想，找到了他们，他们就会给爸爸动手术。"我点点头，哥哥问："你想不想让爸爸自己给自己动手术？"

我说："我太想了。"

哥哥说："所以不能找陈医生，也不能找王医生，我们到手术室去偷一个手术包出来，大镜子，家里就有……"我高兴地叫了起来："这样就能让爸爸自己给自己动手术啦！"

我们到医院的时候，大家都去食堂吃午饭了，手术室里只有一个护士。哥哥让我走过去和护士说话，我就走过去叫她阿姨，问她为什么长得这么漂亮，她笑了很长时间，我哥哥就把手术包偷了出来。

我们回到了家里，父亲听到我们进了家门，就在里面房间轻声叫起来："陈医生，陈医生……是王医生吧？"我们走了进去，看到父亲额头上全是汗水。父亲看到走进来的既不是陈医生，也不是王医生，而是他的两个儿子，不禁问："陈医生呢？陈医生怎么没来？"

哥哥让我打开手术包，他自己把我们母亲每天都要照上一会儿的大镜子拿了过来。父亲不知道我们要干什么，还在问："王医生，王医生也不在？"

我们把打开的手术包放到父亲的右手边，再爬上床，我和哥哥一里一外地将镜子抬了起来，哥哥还专门俯下身去察看了一下，看父亲能不能在镜子里看清自己，然后我兴奋地对父亲说："爸爸，你快一点。"父亲那时候疼歪了脸，他气喘吁吁地看着我们，还在问什么陈医生，什么王医生，我们急了，对他喊道："爸爸，你快一点，要不就会穿孔啦！"

我们的父亲这才虚弱地问："什么……快？"我说："爸爸，你快自己给自己动手术！"

父亲这下明白过来了，他瞪圆了眼睛，骂了一声："畜生。"

我吓了一跳，不知道做错了什么，就看着哥哥，哥哥也吓坏了，他看着父亲。父亲那时候疼得说不出话来了，只是向我们瞪着眼睛。哥哥马上就发现了父亲为什么骂我们，他说："爸爸的裤子还没有脱下来。"哥哥让我拿住镜子，自己

去脱父亲的裤子，可父亲一巴掌打在我哥哥的脸上，又使足了劲骂我们："畜生！"吓得我和哥哥赶紧溜下了床，我们看着父亲在床上虚弱不堪又怒气冲冲的样子，我问哥哥："爸爸是不是不愿意动手术？"

哥哥说："不知道。"

后来，我们的父亲哭了，他流着眼泪，断断续续地对我们说："好儿子，快去……快去叫……妈妈，叫妈妈来……"

我们希望父亲像个英雄那样给自己动手术，可他却哭了。哥哥和我看了一会儿父亲，然后拉着我跑出门去……这一次我们没有自作主张，我们把母亲叫回了家。



我们的父亲被送进手术室时，阑尾已经穿孔了，他的肚子里全是脓水，他得了腹膜炎。在医院的病床上躺了一个多月，又在家里休养了一个月，才重新穿上白大褂，重新成为了医生。可是他再也做不成外科医生了，因为他失去了过去的强壮，他在手术台前站上一个小时就会头晕眼花。他一下子瘦了很多，以后就再也没有胖起来，走路时，脚步不再像过去那样"咚咚"地节奏分明，常常是一步迈出去大，一步迈出去又小了。到了冬天，他差不多每天都在感冒，于是他只能做一个内科医生了，每天坐在桌子旁，不急不慢地和病人说着话，开一些天天都开的处方。下班的时候，手里拿一块酒精棉球，一边擦着手，一边慢吞吞地走着回家。

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我们经常听到父亲埋怨母亲，他说："说起来，你给我生了两个儿子，其实你是生了两条阑尾，平日里一点用都没有，到了紧要关头害得我差点丢了命。"

（推荐者：裴金超）

（发稿编辑：丁娴瑶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孙小片）



清官难断家务事，若真要断起来，就得请你先“挨板子”，你愿意吗……

再打二十大板

王乃飞



只给一壶酒

清朝的时候，邹平县有一个叫牛江的书生，因为兄弟分家不公，到处打官司。他把哥哥告到县里，结果被知县训斥了一番，一顿板子打出来。他又到济南府去告状，结果知府还是判他败诉，又赏了他二十板子。

牛江一瘸一拐地往家走，经过章丘县时，他肚子饿了，看到一家饭铺，就想先吃点饭再赶路。

牛江要了一碗面，等面的时候，他听到有人喊了一声：“伙计，再来一壶酒。”伙计对那人说：“客官，你不能再喝了，不如来碗面吧。”

那客人却非要酒不可，拍着桌子大喊：“你们这是什么店？我花钱买酒，难道不行？”

伙计为难地解释：“客官，不是我们不给酒，是知县大人规定，一人只能给一壶酒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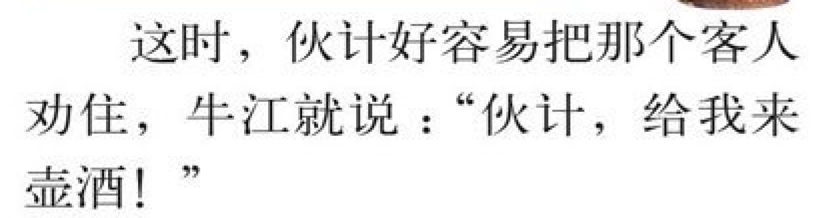
牛江在一旁听了，暗暗奇怪：这里的知县怎么管得这么宽，连人家喝多少酒都管？就听伙计继续对那人说：“客官，你是外地来的不知道，这个规矩在我们这里实行快

一年了。”

伙计解释说，以前章丘县的人都好喝酒，酒后打架斗殴的事屡见不鲜。新县令杨学渊到任后，决定整顿民风，就出了告示：只要是有醉酒的，拖到县衙重打二十大板；有斗殴骂街的，重打四十大板；还规定店家只能卖给客人一壶酒，不然客人喝醉了闹出事来，店家也得负连带责任。

牛江一听说杨学渊的名字，眼前一亮。他早就听说杨学渊是个好官，不但清如水明如镜，而且断案机智。他不由想到，自己的案子叫杨学渊来审多好。这么想着，他突然就拿定了主意：豁出去试试了！





装醉赖官司

这时，伙计好容易把那个客人劝住，牛江就说：“伙计，给我来壶酒！”

酒来了，牛江没喝，却把酒往头上、衣服上洒去，洒完后他结了账，专挑通往县衙的大路走。他走路一拐一拐的，再加上满身酒气，路过的差役看见，果然把他当作醉汉拿下了。

来到县衙，知县杨学渊一闻牛江身上的酒气，不由得怒道：“好你个刁民，年纪轻轻的不务正业，来人，重打二十大板！”

牛江忙喊：“大人啊，冤枉呀，我没喝酒呀！”

杨学渊把眼一瞪，说：“都喝成这样了，还想狡辩，给我狠狠地打！”

牛江被几个差役按倒在地，结结实实地挨了二十板子。牛江趴在地上喊：“大人，我无缘无故挨了二十板子，总得给个说法吧！”

杨学渊说：“你无视本官法令，难道不该打吗？”

牛江脑子很清醒，没有带一点醉意，问什么他都能对答如流。杨学渊问他为什么满身酒气，他说吃饭时，伙计不小心把一坛子酒洒在

他身上了；杨学渊又问他为什么走路摇摇晃晃，他说自己刚在济南府挨了二十板子，不摇摇晃晃才怪呢。

杨学渊为官多年，这还是平生第一次误断，就有些坐不住了，说："是本官误判了，给你二十两银子回家养伤，怎么样？"

牛江脖子一梗，说："我不要银子，但您也不能白打了我！"

杨学渊问："你想要本官怎么样？"

牛江就等这句话了，立刻高喊一声："小民冤枉，请大人为小民做主！"

杨学渊不知牛江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让他从实说来，牛江便诉说起来。

原来，牛江铁了心要告他哥哥牛海。他比哥哥牛海小十多岁，哥哥早早地掌了家，等父亲一死，便提出分家。兄弟俩分得田亩和房子的数目都是一样的，每人分到二十亩地，牛江还比他哥哥多出二分地，房子则是每人各十间。牛江觉得很公平，就签字画押同意了。

可是等分完家后，牛江才觉出不对劲来，分给他的是块盐碱地，要比别的地少收四五成，而哥哥分到的都是肥沃的上等地。两人分得的房子也不同，他分得的那十间房子是土坯老房，早就不成样子了。牛江这才知道哥哥骗了自己，再去找哥哥，哥哥却骂他不知好歹。他又找族里的老人说理，哪知那些人都替哥哥说话。没法子，牛江就开始打官司，可打了几次都是败诉，到现在他真是走投无路了。

杨学渊听罢，接过状纸一看，上面写得很明白，告状人牛江是邹平县人，就说："牛江，你的事不在我管辖范围内，我就是想管也管不了呀！"

牛江说："大人，我实在是有冤没处诉，求大人想个办法。天下官管天下事，您是父母官，怎能眼看着有冤情却袖手旁观呢？"

杨学渊这才知道自己是钻进人家套里了。他在大堂上踱了两步，说："这件事，要我帮忙也行，但你得吃点苦头。"

刁民告知县

牛江一听这话，知道杨学渊已接了案子，就说："只要能还我公道，吃多少苦也不怕。"

杨学渊说："那你就告我吧！把我打了你的事写成状子，到济南府告我。"牛江不明白，杨学渊说："这官司你要叫我管，就必须得告

我。”牛江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了。

牛江一瘸一拐地到了济南府，知府见来的是前几天被自己打了二十板子的人，就问：“大胆刁民，案子已经结了，你为什么还来？”

牛江说：“回禀大人，我上次告哥哥，这次告的却是章丘知县杨学渊。”

知府糊涂了，牛江是邹平县人，怎么告起章丘知县来了？等看完状纸，他一拍惊堂木，说：“牛江，你是民，他是官，民告官，你可知道其中的利害？”

这其中的利害，杨学渊早已告诉牛江了，民告官，不管谁对谁错，都要先把上告的百姓打二十大板。知府又问牛江告还是不告，牛江咬着牙说：“告！”

牛江当真被拖下去打了二十大板。知府见牛江这么硬，只好私下传见章丘知县杨学渊。杨学渊来后，知府问他，有没有误打了邻县百姓。杨学渊供认不讳，然后悄悄对知府说：“这个刁民，他想让我接他的案子，我不接，他就抓住这事不放，实在可恶。他三番五次上告，看来一定有冤情，如果让他告到京城，那咱们都吃不了兜着走了。”

知府就问：“杨知县，你说这个案子该怎么处理？”

杨学渊说：“只要您下两道令，先把牛江的案子发回本县重审，随后把我调到邹平县任县令，我便能办好此事，还不推翻您的原判。”

知府说：“把案子发回重审，倒也简单，可把你调到别的县，这需要朝廷任命，我这个知府也做不了主。”

杨学渊又说：“您只把各县的知县暂时调动三天，让他们体验别县的风土人情，这就不需要朝廷的任命了。只要三天，我就能把事办好。”

两个人经过这么一番商量，知府又升堂了：牛江告杨学渊的案子暂不审理，把他以前的案子发回重审，让他回去等候结果。

牛江一听，也顾不上身上的疼了，就往家赶。

兄弟换家产

杨学渊被调到了邹平县，他坐堂后接的第一个案子就是牛江的。等相关人等到齐后，杨学渊断喝一声：“来人，将原告牛江拖下去，重打二十大板。”

牛江如冷水浇头，怎么又要打板子？杨学渊说：“弟告兄，大逆不道，难道不该打吗？”



牛江被按在地上，可等板子一打到屁股上，只听到“啪啪”响，却没怎么感觉疼，牛江暗自高兴。等把牛江架回来，杨学渊这才开审。牛江把哥哥分家不公的事说了一遍，牛海听了直喊冤，族人也都站在哥哥一边，说哥哥不会欺负弟弟的。

杨学渊听罢，就和颜悦色地对牛海说：“你这个弟弟不懂事，可你毕竟是当哥哥的，他板子也挨了，有些事你应该让着弟弟是不？”

牛海马上说：“只要他能好，我恨不得把心扒给他呀！”

杨学渊说：“既然你弟弟看着你的那份家产好，我就把你的那份判给他，让你们兄弟俩换一下，省得他成天哼哼唧唧，你说行不？”

牛海这才醒过味来，慌忙说：“大人，这使不得呀！”

杨学渊却说：“怎么使不得？既然当哥哥的分家公平，那么换一下又有何妨？”

杨学渊拿过笔来，在判决书上写道：“牛氏兄弟分家，公平无私，牛江不知好歹，本县判其败诉，但念其年幼无知，让其兄牛海与他交换家产。如牛江再无理告状，定重打不饶……”

案子就这么了结了。几天后，



牛江拿着判决书去找哥哥牛海，原来在判决书的后面还写了：“这次兄弟交换家产的时限只是三年，三年后兄弟再重新分家。”兄弟俩看后，好像都明白了杨知县的意思。

三年里，兄弟俩把那处破房子重新翻盖起来，又整了那块盐碱地。三年后，他们找来族里的老人，重新分家。这回分得很公正，兄弟俩谁也没有怨言。

（发稿编辑：吕　佳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孙小片）

2017年10月(下)动感地带答案

神探夏洛克答案：电力工程师在说谎。日本国旗是白底加太阳的图案，无所谓正反的区别，更别说出现倒挂这种事情了。所以，电力工程师根本没有重新挂国旗，他有足够的时间作案。

思维风暴答案：A。



老爹进城看儿子，儿子不敢马虎，全程热情招待，可老爷子却心事重重……

仗啥不给钱

□杨 航

刘老汉是个农民，他有个独子叫刘玉喜，在市工商局上班。这天，刘老汉正在吃饭，堂弟拎着两瓶酒来看他，跟他说起一件事。

堂弟说他前天进城碰到了玉喜，玉喜带着他在市里玩了两天，其间吃喝玩乐，竟不见有人向玉喜要钱。堂弟说着，晃了晃手中的酒："就连这捎回的两瓶酒，都是别人送玉喜的。"

刘老汉心里一"咯噔"，坐不住了。第二天天一亮，刘老汉拎着个包袱就坐上了进城的早班车。

听说父亲来了城里，刘玉喜临时请了假，一身制服也来不及换，拦了辆出租车就赶去接父亲回家。

到了家，刘老汉将那包袱塞到了床底下，憨厚地笑了笑："你堂叔回家跟我说了，这城里吃喝玩乐啥都新鲜，说得我心痒痒，就想来看看稀奇，你当初带着他咋样玩的，就带着我再玩一次吧。"

刘玉喜一听，大笑道："爹，我早就让您来您还不肯，这次动心了吧？走，现在我们先去吃午饭，您爱吃清蒸鱼，正好我辖区有一家，我这就带您去尝尝。"

刘玉喜领着刘老汉七转八拐地







到了一家饭馆，饭馆的老板一见刘玉喜，点头哈腰地将他们迎进了里面。刘玉喜使了个眼色，连菜都没点，老板就心领神会地下厨房去打点了。不一会儿，几道美味佳肴就上了桌，刘老汉觉得点多了浪费钱，刘玉喜让老爹不用担心钱的事，只管吃菜。

吃完后，刘玉喜去账台跟老板打了声招呼，带着刘老汉就要走，饭馆老板赔着笑脸将二人送出了门。刘老汉注意到，自始至终，果然像堂弟说的，儿子请他吃饭，却没有付一分饭钱。

出了饭馆，刘玉喜领着刘老汉来到一家个体超市，刘玉喜一进门就喊："老板娘，上好的核桃还有没有？"

一个胖乎乎的女人从收银台里抬起头，朝刘玉喜二人一瞅，笑呵呵地说："有的有的，都在里面呢，全是新到的。"

刘玉喜领着刘老汉选了一大袋核桃，拎着袋子来到收银台前，将袋子往台面上一放，说道："老板娘，最近生意咋样啊？"老板娘点点头说还行。刘玉喜说："老板娘，我们工商可是你们的娘家人啊，要是遇到啥困难就去局里找我们。"老板娘连连点头表示感谢，刘玉喜提起核桃，说："老板娘，那我们先走了。"

出了超市，刘老汉把手往后一背，说不想逛了，要回家休息。等到了家，刘老汉一头钻进卧室，刘玉喜以为老爹急着去睡觉，就没多问，自己留在客厅看电视。可没过几分钟，刘老汉又走了出来，对刘玉喜说："说来也怪，一到家我的瞌睡虫全跑了，玉喜，外面天热，你衣服都被汗湿了，你换件衣服，我们接着出去逛会儿。"

刘玉喜换了一身便装，父子二人重新出了门。两人来到步行街转悠，这儿挺热闹，到处是卖各种小吃的，刘老汉说想吃烤红薯，刘玉喜见街对面就有，就赶紧跑过去买，可不一会儿，他又空着手回来了，不好意思地说："爹，我没带钱，您、您带没？"刘老汉啥话没说，从衣兜里掏出几张钞票。

红薯买回来了，刘老汉却不吃，他提着红薯，喃喃道："天阴了，回家吧。"说完，他掉头就往回走。刘玉喜抬头望望天，万里无云，天气明明好得很啊，老爷子这是怎么了？

一到家，还没等刘玉喜开口问，刘老汉又一头钻进卧室，过了一会儿，他取出了自己带来的包袱，又

从怀里掏出个小本子放到茶几上。刘玉喜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刘老汉却气呼呼地说：“今天我要和你算笔账，算完了我就回家！”说完，他打开了那个小本子，递到刘玉喜跟前：“算算这些应该是多少钱？”

刘玉喜往本子上一瞅，只见上面写着几笔账目，第一笔是从车站到家的车钱，第二笔是饭店里的饭钱，第三笔是核桃钱……每笔钱后都打了个问号。

刘老汉黑着脸说：“这是我来你这里的花费，你仗着有一身职务，在自个儿的地盘上吃喝拉撒都不给钱，你还挺习惯的是吧？今儿个这些钱你不想掏，我替你掏！”

说完，刘老汉又气冲冲地解开茶几上的包袱：“还有这两瓶你给堂叔的酒，我们点滴没尝，全给你带回来了，你要是眼里还有我这个爹，赶紧把酒给人家退回去，然后向组织彻底交代……”

刘玉喜愣着神听完爹的连珠炮，忽然笑弯了腰：“原来您老是生这个气啊？您是完全误会了，这些东西我都是当面给了钱的呀！”

“哼！你别想糊弄我，我可是全程都认真盯着你的，既没见你掏钱，又没见你刷卡，你说付了就付了？”

刘玉喜说：“爹，现在年轻人谁出门还带钱包啊？现在都是移动支付，无论乘车、购物，扫一扫，点一点就把费给付了呢！”说着，刘玉喜翻出手机给老爹讲解起来：“爹，您看，这是付了酒钱的记录。一周前，有个商家被人诬陷卖假酒，我依法证明了老板的清白后，他为了答谢我，硬要送我两瓶酒，这是我随后用手机给他打的款……哦，再看，这是今天的付款记录，每一条清清楚楚都在呢，要不是下午出门前换了衣服，把手机落家里了，连买烤红薯，都可以扫一扫呢！”

刘老汉伸长脖子，认真地看起消费记录，他一条条地看下去，看得很仔细，看完后他涨红了脸：“玉喜，午休后出门，是爹故意让你换身衣服的，爹原以为你不给钱仗的是身上的制服，没想到你原来仗的是手机呀！”

（**发稿编辑**：丁娴瑶）

（**题图**：陆小弟）

红版编辑部各编辑邮箱：

姚自豪：yaobianji1950@126.com；
吕　佳：lujia411@126.com；
丁娴瑶：dingxianyao@126.com；
陶云韫：taoyunyun1101@163.com；
曹晴雯：caoqingwen0228@126.com。



加薪心理学

□ 刘祖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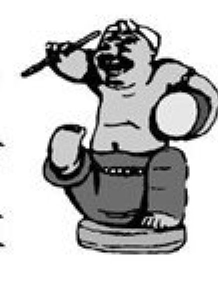


曾金波刚刚完成了公司的一个大项目，老板宋总非常高兴，请项目团队吃大餐、唱KTV，还开了好几瓶很贵的酒,喝到兴头上，宋总豪迈地一挥手："这算啥？再奖励团队新马泰七日游！"

好嘛，团队十二个人，跑一趟新马泰，怎么也得过十万了。这给了曾金波申请加薪的信心：这次项目的标书是他花了三天三夜做的，呕心沥血，功劳有目共睹。再说，自己来公司四年了，还从未加过一次薪……综合以上因素，曾金波信心百倍，走进了宋总办公室。

听了曾金波的加薪要求，原本热情的宋总长叹了一口气："金波啊，你也知道，公司还在发展期，在人员费用上，还是有压力的。"

曾金波想说什么，宋总索性把电脑显示屏推了过来，打开了一个文件，这是跟曾金波差不多同期进公司员工的薪酬表。宋总语重心长地说道："金波，你看，他们的工资都没有你高。知道你有房贷，我特意交代了财务部门，给你的住房公积金交得比较高，甚至，比你们部门老大的还高，不信，我给你调出他的……"



曾金波一听，连忙阻止："宋总，我信，我信！"

宋总说，从个人情感角度，他十分愿意给曾金波加薪；可是从公司角度，一碗水得端平，不患寡而患不均……

宋总说完，眼睛都红了，指着自己日渐稀疏的头发说："金波，你看看我这头发，还剩几根了？都是愁的……"曾金波也跟着点头，宋总拍拍他的肩膀，下定决心说："这样吧，加薪的事，不是不加，而是往后推一推。过了春节，根据项目完成情况，给你加10%，但这个数字你出去别跟他们说哦！"

曾金波感激涕零，保证了一番，出了宋总办公室。

回到家，老婆问起加薪的情况，曾金波把宋总的话复述了一遍，然后感叹："当老板也不容易啊！"老婆白了他一眼，"呵呵"冷笑三声，一瞬间，曾金波觉得自己宛如智障。

又过了几天，曾金波走进办公室，看到隔壁桌的阿山在收拾东西。曾金波问怎么了，阿山苦笑一下说："跟宋总提了加薪的事，我跟他说不加薪就不干了——嗯，结果是我辞职了。"

曾金波想，看来当初宋总拒绝自己的加薪要求，还真不是搞特殊呢。他问阿山是否找好下家了，阿山摇头，说打算去融天试试……

曾金波所处的行业，在本市里只有两家公司体量相当——宋总的公司和融天公司，两家公司竞争非常激烈。

半个月后，曾金波再遇见阿山，他已经改行卖保险了，问他怎么不去融天，阿山说："我上门毛遂自荐，结果人家根本没把我当回事！这世道，上赶子不叫买卖，非得人家求着你的，才会重视你！"

这话让曾金波好一番琢磨，有一个念头开始在脑海中盘旋，他忽然想起了一个人：融天的宁欣。

上次他们的项目竞争者，就是宁欣带的融天团队。宁欣虽然是女人，但实力强悍，宋总听到她的名字，头总要大三圈。后来曾金波他们拼死干活终获胜利，据说对宁欣打击不小。

这天，曾金波在一家日料店遇到了宁欣。他上前跟她打了招呼，宁欣很吃惊。两家公司斗来斗去，员工们都从斗争中熟悉了，宁欣是知道曾金波的。曾金波跟她聊了聊，得知自从上次项目失利后，她似乎已经在融天呆不下去了，她在筹划着辞职，可是没有等到好的时机。




曾金波说："要不，我介绍你跟宋总认识一下？"

宁欣愣了："曾金波，你在开玩笑？你要知道，如果我去了你们公司，对你可是不小的威胁哦！"

曾金波笑着说："这个，我考虑到了。你听我说……"

第二天，曾金波就找了宋总，说融天一直在筹划对公司的反攻，他建议把宁欣挖过来，一来充实公司的人才队伍，二来可以打击融天的士气……宋总一听"宁欣"的名字，两眼发光："赶紧安排，找个高大上的地儿，别给我省钱。"

于是，曾金波做中间人，给两人安排了会面。双方谈得很不错，晚上临睡前，宁欣给曾金波发微信，说她提了薪水要求，比她在融天时还高了40%，没想到宋总一口答应了。

这话让曾金波心里很不好受：当初老子只想加薪10%啊，宋总就推三阻四，这外来的和尚张口就是40%，他居然不眨眼地答应……

宁欣来到宋总公司后，果然冲击到了曾金波的位置，但因为推介人才有功，宋总奖励了曾金波一万块钱"伯乐奖"，开会时还表扬了曾金波"心胸宽广"。曾金波则表示"大河有水小河满"，只有公司业务上去了，他这个小兵才能有更好的前途。宋总听了，非常满意。

宁欣跳槽了，这让融天的金总很震惊，他这才意识到了宁欣的重要。他私下约宁欣，想让她回去，遭到宁欣的婉拒。不过毕竟情义在，宁欣为金总推荐了一个人——曾金波。金总一听，说："曾金波我知道啊，人才啊！"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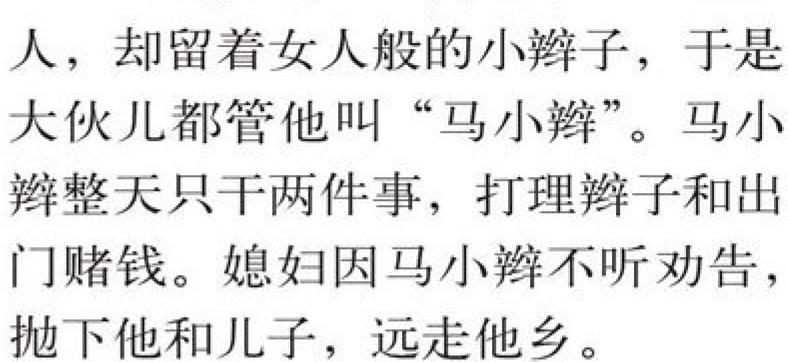
宁欣为金总和曾金波安排了见面，两人聊得很愉快——没法不愉快，为这次会面，曾金波做了充足的准备，应答准确，思维缜密，令金总啧啧称赞。能把曾金波挖过来，等于还击了宋总，也给公司补充了新鲜血液。因此，面对曾金波的薪水要求，金总很爽快地答应了。

老婆看着曾金波邮箱里的录用通知，上面的数字让她欣喜若狂："这跟你原来的薪水相比，可是翻倍啊！这宋老板和金老板对待新员工怎么都这么慷慨？"

曾金波笑笑，说："因为在大多数老板的心里，给老员工加薪如同割他肉一样难受；挖对方墙脚，却是最痛快的事儿。这就是最简单的加薪心理学！"

（发稿编辑：丁娴瑶）

（题图：潘胜奎）



被诅咒的袁大头

□ 刘树新



元宝村有个叫马小帅的村民，一个大男人，却留着女人般的小辫子，于是大伙儿都管他叫“马小辫”。马小辫整天只干两件事，打理辫子和出门赌钱。媳妇因马小辫不听劝告，抛下他和儿子，远走他乡。

这天晚上，马小辫从邻村打牌回来，抄近道走乱坟岗回村里。由于白天下了一场暴雨，道路泥泞，非常难走，马小辫一不小心摔倒在地，脑袋也撞到了一块木头上。等马小辫缓过神来，借着月色才看清那块木头竟然是棺材的一角。马小辫吓得想赶紧爬起来，慌乱中手在地上胡乱一抓，竟抓住了一块硬硬的东西，像个硬币，他随手拿了就赶紧离开了乱坟岗。

马小辫曾在城里的古玩店打过工，也有几分见识，等镇定下来，他仔细看了看那“硬币”，发现这玩意儿是民国时候的银币，俗称“袁大头”，少说也值个几百块。

发了这样一笔横财，马小辫早已忘了害怕，乐得合不拢嘴，赶紧往家跑。走到村口时，马小辫早已饥肠辘辘，正巧李四的酱肉店还亮着灯，闻着酱肉的香味，马小辫一溜烟跑进了李四的酱肉店。进了店，马小辫见李四正拿着小刷子往酱肉




上刷着什么，酱肉的香味死死地抓住了马小辫的鼻子。

马小辫大大咧咧地说："给我来两斤猪头肉，再给我装瓶酒！"

李四笑嘻嘻地问："哟，今儿个你是赢了钱了？"

马小辫下意识摸了摸兜，这兜早就输空了。正有些难堪，他的手指尖无意中碰到了那块袁大头，他顿时来了主意，慢悠悠地从兜里掏出袁大头，说："那个，我在家里翻出一块祖传的袁大头，这玩意儿老值钱了。这样吧，你给我来两斤猪头肉，装一瓶好酒，再给我一千块钱，这袁大头便宜卖给你了。"

"什么？白吃我的肉，白喝我的酒，还要我给一千块钱？就你那破玩意儿，是真是假还说不定呢！"李四一脸的不快。

见李四不同意，马小辫本想一走了之，无奈他饿极了，只好妥协道："你拿去县城问，一千块钱算便宜你了。算了，今天先不问你要钱了，我把袁大头给你押这里，等你去找个明白人问清楚，我再问你要钱，到时候可不许抵赖啊！"还没等李四同意，马小辫抓起一块酱肉，顺带捎上一瓶白酒，脚底抹油般跑了出去。李四无奈地望着他的背影，收起了那块袁大头。

马小辫回到家里，儿子拿着彩纸缠着要和他一起做手工，说是幼儿园布置的作业。马小辫理都不理，自顾自地吃肉喝酒，很快，就喝得不省人事。

可睡着睡着，马小辫听见有奇怪的响动，睁眼一看，竟是一个青面獠牙的厉鬼朝他扑来，他赶紧朝屋外跑，可怎么也跑不动，很快，他被厉鬼一把抓住了头发，只听厉鬼吼道："把钱还给我！"

马小辫"啊"的一声从梦中醒来，这才发觉自己做了一个噩梦。他下了床，正要擦一擦冷汗，却被镜子里的自己吓得半死：只见自己浑身上下都是抓痕，而且身上奇痒无比，最让人费解的是，他心爱的头发也被剪得乱七八糟，之后，他又在自己的鞋窠里发现了好多自己的头发！

马小辫吓得魂不守舍，联想到噩梦中厉鬼向他索要钱财，猛然间，他才意识到这可能跟他捡到的那块袁大头有关，这袁大头难不成是厉鬼的陪葬品？马小辫瘫坐在地上，好久才缓过神来。他想了想，为了避免厉鬼缠身，必须从李四那里把袁大头要回来，再规规矩矩把袁大头送回乱坟岗。

清晨，马小辫顾不得李四店里开没开门，直接朝酱肉店跑去。

“谁呀？这么早……”李四一脸不快地把门打开，却看见人不像人、鬼不像鬼的马小辫，他惊呆了，“你、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？”

“我那块袁大头呢？快点给我！”马小辫憋红了脸问道。

一听是来要袁大头的，李四气不打一处来，心想这马小辫可够无赖的，白吃了我的酱肉，还要把抵押的袁大头要回去。

“什么袁大头？没有没有！”说着，李四就把马小辫往店外推。

见李四不想归还袁大头，马小辫急得直往店里冲，他非要找出来不可。一来二去，两人厮打在了一起，很快惊扰到了周围的村民，没多久村主任也过来了，后面还站着乡里派出所的两名警察。

马小辫心想，他跟李四刚打起来，为啥警察来得这么快？村主任看了一眼马小辫，眼神中竟然有几分怜悯。还没等李四张嘴说话，村主任就让警察把李四带走了。

这让马小辫和其他村民都有些看不懂了，马小辫想，李四想赖掉自己袁大头的事，村主任咋知道的，竟然还带着警察来抓？村主任仿佛看出了马小辫有心事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，问道：“你是不是吃李四店里的酱肉了？”马小辫点了点头。村主任接着说：“李四这家伙，不知从哪里搞来了不合格的食品添加剂，他做的酱肉已经让乡里好些人吃坏了身子，他们都跟你一样，浑身奇痒无比，白天还能忍着不抓挠，晚上睡着了一不留神就抓挠得不成样子。我说马小辫啊，数你最惨，你看你这被抓挠得……”

马小辫这才弄明白，原来自己身上痒是吃了李四的毒酱肉所致，那头发是咋回事？他还是觉得这跟厉鬼索财有关，否则那头发又咋会在自己的鞋窠里？他想还是要尽快找回那袁大头送回乱坟岗去。

等大家散去，马小辫也回了自己家。一进家门，儿子就高兴地举着自己的手工作品给他看，马小辫仔细看了一眼，竟是用头发摆出的蝴蝶，然后粘在了彩纸上。

“爸爸，昨晚看你睡着了，我就剪了你的头发做成了‘头发蝴蝶’，你看漂亮不？老师一准会夸我做得很特别！”儿子骄傲地说。

听完儿子的话，马小辫差点气晕过去。

（**发稿编辑**：曹晴雯）

（**题图**：谢　颖）



私建幼儿园

□牧 谦

县教育局新来了位葛局长，他刚一上任，就接到了群众举报，说靠山村未经审批，擅自使用小学校舍私建了一所幼儿园。

靠山村背靠大山，位置偏远，村里的青壮年都外出打工了，只剩下老人和孩子。村里原有一所小学，后来县教育局实行改革，学校的几十名学生被并入了邻村小学，之前的校舍就空了。像这样的村小学，整个县有几十所，教育局还没来得及处理这批空置的校舍，就出了这档子事。为了调查清楚，葛局长决定借调研之名，亲自去一趟靠山村。

接待葛局长的是村支书老张。吃中饭时，葛局长先试探着问起了村里孩子上小学的事，老张都很配合地回答，可说起 3 至 6 岁孩子上幼儿园的问题，老张却都绕开了。

下午，老张带着葛局长到村里转转，路过村小学时，葛局长想进去看看，老张只好讪笑着打开了锁。

这所空置的村小，其实就只有一个小院子，五六间平房，人数最多的时候也不到一百人，只有五六个民办教师，因此被合并到了邻村小学。

葛局长假装不经意地问："小学被合并后，这校舍没人用吧？"

老张忙不迭地答："没人用、没人用，我们收到过文件，擅用空置校舍是违法的，我们知道……"



前后转了一圈，葛局长心中有了数，看来，靠山村确实使用了空置校舍，办了一所幼儿园。为啥？虽然村小看起来空空荡荡，但葛局长还是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：钢制篮球架的四角被包上了旧轮胎做的防撞角；教室墙壁上有涂鸦的痕迹，笔法幼稚；校舍后面还堆着一堆新煤，明显是做饭用的……不过葛局长看破却没说破，他心中还有疑问，这种私建的“山寨”幼儿园能盈利吗？他们是怎么维持下去的呢？

晚上，葛局长让老张找几户有3至6岁孩子的家庭，他要去走访。他们先去了小芳家，小芳今年5岁，家里只有爷爷奶奶。简单介绍后，葛局长问：“小芳上幼儿园了没？”小芳爷爷说因为乡里的幼儿园太远，住校一次得住一个星期，担心孩子吃不好，就还没去上。小芳爷爷顿了顿，试探地问：“现在村小空置了，要不场地让我们用用，让孩子们在里面玩？当时建村小，也征用了我家几分地呢……”

葛局长听出了话外之音，赶忙解释，现在的幼儿园可不比以前了，国家对学生的平均用地面积和活动面积都是有要求的，而且消防、食品安全啥的都要得到国家相关部门的许可才行，以靠山村的实力，根本建不起一所合格的幼儿园，就算建成了，也是赔钱的。

“叔叔，我们少用一点面积可以吗？”一旁的小芳突然冒出了这么一句。葛局长很惊讶，小芳只有5岁，家里人说话都有浓厚的方言口音，可小芳说的，却是字正腔圆的普通话……这让小芳爷爷和老张都有些尴尬，赶紧岔开了话题。葛局长虽有疑惑，但也没有追问。

接下来的几天，葛局长又去了几户村民家走访，大伙儿都反映靠山村急需一所幼儿园，公立的、私立的都行，可葛局长心里明白，这是不可能的，为这三四十个入幼儿童建一所公立幼儿园，成本太高；私立幼儿园不赚钱又不会有人干……

时间一晃就过了一周，葛局长要走了，靠山村私建幼儿园的事，他也通过另一种方式查清楚了。

两三天前的晚上，葛局长请老张喝酒，本想套老张的话，可老张直到喝醉了趴在桌子上，都没说出啥。不过等老张趴下，葛局长发现他桌上的手机一直在闪，拿过来一看，是微信群聊，群名叫“众筹幼儿园”。葛局长知道有戏，见老张的手机没有设置密码，就偷偷用





老张的微信把自己拉进了群，然后删了对话框，之后他又仿照群里大伙儿的名字，给自己改了个群昵称。葛局长就在这一百多人的微信群里“潜水”，看看大家都说了啥。

“葛局长走了没？上次幼儿园老师教的歌，俺家孩子又快忘了。”

“快了吧，他人不坏，可听他的意思，公立幼儿园遥遥无期，孩子一天天长大等不起啊！”

“没事，咱现在不是有幼儿园嘛，就先这样吧，耽误啥也不能耽误孩子的教育啊！”

“保育组，多做点鸡蛋，有孩子反映吃不饱。”这条是老张发的。

“好的，老张，放心吧。”一个名为“保育组组长”的人回复道，“鸡蛋不够我挨家去收，只要是孩子们的事，大家都很支持。”

这下，葛局长明白了，原来靠山村是“众筹”了一所幼儿园！除了老师是从县里请的，其他工作人员都由留守的老人志愿组成，大家积极性很高，五六十岁的农村老人也学会了微信，在群里领任务……

他们的保安组由爷爷们组成，负责在幼儿园门口巡逻站岗，保证安全；保育组则由奶奶们组成，负责给孩子们做饭；蔬菜是专门的“种菜组”种的；鸡蛋是“养殖组”养的鸡生的，都是特供幼儿园；而孩子们的玩具，都是一个干过木工的爷爷做的……这些都是免费的。至于保障安全所需的灭火器、应急灯啥的，都是在外打工的年轻人凑钱买的。葛局长了解到这些时，眼眶都湿了。现在办什么事都讲程序，特别是建幼儿园这样的大事，短则半年，长则一两年，可留守儿童们却等不起，于是靠山村就想出了这样一个方法，试图解决孩子们上学的问题。

葛局长临走那天，众筹群里大伙儿在讨论给孩子们买套益智类玩具，一番沟通后，大家很快达成共识，纷纷在群里发起了红包。这些红包不分大小，都击中了葛局长的心，他终于不潜水了：“支持！孩子的教育最重要！”说着，他连发了5个200元的红包，然后退了群。

过了两个月，靠山村等来了真正的“大红包”，县教育局研究决定，在幼教稀缺的农村，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，特事特办，加快建设或扶持一批幼儿园，而靠山村“众筹”的幼儿园，进入了第一批重点扶持转正的名单……

（发稿编辑：曹晴雯）

（题图：豆　薇）



"人在江湖漂，哪能不挨刀"，这"刀"呀，有各种各样的"挨"法，可这一回，实在是太诡异、太荒唐、太可笑了……

人在江湖

□ 春分未分



张明是城里的一个小混混，一天傍晚，他和几个狐朋狗友聚在一起喝酒，这酒劲一上头，脑子一热，胆儿就大了，几个人一合计，要做一件平时不敢做的大事——抢劫！张明运气不好，抓阄时被选上了，该他率先动手。

张明嘀咕了一声："抢就抢，谁怕谁呀！"

他们来到了一条僻静、昏暗的街道，这里叫"新街口"。几个人偷偷躲在一个墙角落里，等待着猎物上门。不久，一个老头从街口走来，这时已经很晚了，没什么人。见时机成熟，张明壮壮胆，悄悄从老头后面跟了上去。

突然，张明蹿上前去，把准备好的匕首架在老头脖子上："别动，把钱交出来，交了钱就不为难你了！"第一次抢劫毕竟胆怯，张明的声音连着匕首一起在发抖。

老头冷哼一声，并没有像张明想的那样乖乖地束手就擒，反而一闪身，伸手一挡，硬是把张明的匕首挡开了。张明瞪大了眼睛，自己这是遇上狠角色了啊，身后有那么多朋友看着，眼睁睁地被一个老头欺负了，这脸可往哪儿放啊！想到

这里，一股热血直冲脑门，张明持刀向老头冲了过去，两个人扭作一团。老头毕竟上了点年纪，张明又是五大三粗的，有蛮力，不知怎么的，这匕首竟直直地刺进了老头的胸口，待张明清醒过来，老头已倒在血泊中一动也不动了。

张明一下子慌了，他不敢报警，也没叫120，更顾不上身后的那帮朋友，他失魂落魄，像疯了一样往家里跑，他知道，最迟明天早上，尸体就会被发现。

张明跑到家里，平静了一下，思来想去，只得去找头儿，让他帮着想想辙儿。头儿叫冯景，他听了来龙去脉后，眉头紧锁，说："你这个事啊，不好办，我是不能帮上你什么忙了，但你别急，我知道有可以处理这件事的人。这样，我把他的地址给你，报我的名字，他会帮忙的。"不等张明反应过来，冯景就拿出纸、笔，"刷刷"写了几行字，把字条给了张明，送他出了门。

冯景让张明找的人叫马力，江湖上人称"老大"。马力原先是个马路上捡破烂的，后来闯荡江湖，从一个小混混做起，一点一点打拼。他为人心狠手辣，在一次械斗中，身上被砍了二十八刀，成了个血人，可他还是死死抱着对方一个头儿的脚，直到警察赶到……就这样，马力硬是在这城市中闯出了自己的一片江湖。

马力这个"老大"神通广大，他应该有办法。张明不敢怠慢，连夜赶到了马力的公司。表面上这是个拍卖公司，实际上是用来装点门面的。公司的人大都已经下班了，凭着"冯景"这块招牌，几经周折，张明总算见到了这里的经理。

这经理四十岁上下，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，他瞪了张明一眼，盘问了一番，然后又沉吟起来，最后像是下了决心，说："我先说好，你找到马哥之后，如果有什么意外，或者有其他什么麻烦，不要牵扯到我，明白了吗？我告诉你，马哥现在应该在他情人那儿，我找人开车把你送过去。"说完，他挥一挥手，张明就随着一个人出了门，拐过几个弯后，上了一辆黑色的车……

车子开了一会儿，开进了一个别墅小区，又在一栋房子前停下了，张明被推搡着下了车。在车远去后，张明走到那栋别墅前，敲了敲门，开门的正是马哥的情人"丽姐"。

"丽姐"身姿婀娜，眼波流转，她靠在门上，瞟了一眼张明，说："马

哥今天不在我这里……”

“哎呀，丽姐，这不有事麻烦你么！我大哥有急事要找马哥，今天见不到马哥，办不成事儿，大哥又要找我的麻烦。你看，这事儿你能帮我不……”张明哆嗦着把一张卡递给了“丽姐”，“密码，事儿完了直接发给你，钱不多，但也是一片心意……”

“丽姐”鼻子里“哼”了一声，把卡从张明手上抽出，说：“行了，知道了。你也不想想，今天他没到我这儿，也没在公司，肯定和他那个老太婆在一起了！反正也不远，你往东走，穿过三条马路，那儿有个幸福小区，5 号楼 403，他老婆就住那儿。”说罢，她也没顾上张明连连道谢，直接关上了门。

好歹是有线索了，可张明的心却一点点冷了，他决定了，如果在天亮之前还没有找到“老大”，他就去自首，反正这就是自己的命吧。张明穿过三条马路，终于到了“丽姐”说的那个幸福小区，这里的房屋都显得很破旧，一点也不像一个“老大”住的地方。

张明找到了那个楼，气喘吁吁地爬上了四楼，敲了敲门。

“来了，别急啊！”很快，门就开了。张明有些惊讶，本以为“丽姐”是因为嫉妒才说“老大”的妻子是个“老太婆”，现在一看，这“丽姐”还真是没有夸张，站在张明面前的，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老太太吗？皮肤暗黄，眼眶通红，眼睛也肿着，像是刚刚大哭了一场。

张明进了屋，急忙开了口：“大……大嫂，马哥在哪？我都找马哥一晚上了，这儿有点事……”

还没等张明说完，老太太的眼泪就流了下来，她轻轻擦了擦混浊的眼睛，说：“你晚了一步啊，刚才公安来说了，我家老头昨天晚上在新街口被人捅了一刀，我都和他说了别出门，他偏要出去……你说他，唉，一辈子都这么倔……”

其实老太太不知道，老头子早年间是在新街口捡破烂的，发迹后，有时夜深人静时，他会斥退保镖，独自一人在这条路上溜达，抚今思昔，品味人生，哪想到这条小马路也是“江湖”，也会“挨刀”！

说话间，张明无意中看到了墙上挂的几个镜框，其中有张照片上的老头，正是在新街口张明遭遇的那人。张明双腿一软，两眼一黑，昏了过去……

（发稿编辑：姚自豪）

（题图：潘胜奎）





疯狂的斗鸡

□于 强

有个叫陈六指的人，嗜赌如命，什么麻将、骰子、牌九、斗鸡，没有一样不沾染。只因一个“赌”字，陈六指负债累累，父母气死，妻子自杀，身边只剩下六岁的儿子。

这天，陈六指不知从哪里弄了一笔钱，兴冲冲地往赌场赶，半路上发觉儿子一直跟着他。他不耐烦地赶儿子回家，儿子可怜兮兮地说：“家里没人，我害怕。”没办法，为了赶时间去赌，陈六指很不情愿地带着儿子进了赌场。

一场昏天黑地的大赌之后，输红了眼的陈六指把仅剩一根指头的左手拍在赌桌上：“老子押上一根指头！”

庄家轻蔑地说：“这里是赌场，不是肉铺。你那根指头，还是留着挖鼻屎吧！”其他赌徒一听，都“哈哈”狂笑起来。

陈六指羞愤交加，情急之下一回头，看到缩在角落里睡着了的儿子，忍不住咬牙怒吼：“指头不值钱，那我把儿子押上！”

话一出口，赌场里立即安静了，所有人都张大嘴巴看着陈六指。

庄家铁青着脸说："你别来这一套，把老婆押在赌场的我都见过。有本事你把儿子卖了，拿钱再来赌。"

陈六指本是一时激愤，才说押上儿子，现在听庄家这么一说，他心底竟然真的升起一股邪念：卖了儿子！

这股邪念就像毒蛇，缠得他寝食难安。经过几天心理斗争，他终于下了决心，联系上了一个叫老拐子的人贩子。讨价还价后，老拐子愿意出五万块买他的儿子。

毕竟是亲骨肉，"生意"谈成后，陈六指心底隐隐有些不忍。他把儿子叫过来，问："儿子，你想吃什么？爸爸给你买。"

六岁的儿子仰着小脸想了半天，说："我想吃炖母鸡。"

陈六指的妻子自杀前，曾经养了一只老母鸡，妻子自杀后，老母鸡孵了一窝鸡仔，陈六指也没心思喂养，最后只剩下一只秃尾巴鸡活了下来。听儿子这么一说，陈六指立即提着菜刀去捉鸡。

秃尾巴好像知道要大难临头，不等陈六指靠近，一扑棱翅膀，就飞到了院里的树上。陈六指只得爬上树捉鸡，可刚爬上去，秃尾巴又飞了下来。陈六指立即溜下树，不料没等他站稳脚跟，鸡又"呼啦"一下飞到树上。折腾半天，连根鸡毛也没捉到，陈六指累得满头大汗，指着树上的秃尾巴大骂："畜生，你等着，等我卖了儿子，再来找你算账。"说完，他转身要走。

就在这时，秃尾巴突然从天而降，张开一对铁爪，狠狠抓下了陈六指的一片头皮。他"哎呦"痛叫一声，一摸头顶，满手鲜血。

陈六指大怒，一个饿虎扑食，终于把秃尾巴擒到手，然后举起菜刀就要剁。再瞧秃尾巴，毫无惧色，一边挣扎，一边张开嘴巴，啄得菜刀"当当"响，就像一个拼命的人。

看到秃尾巴凶狠的样子，陈六指突然住了手，一个念头电光石火般冒了出来：这只鸡这么厉害，何不拿去当斗鸡呢？说不定能让自己发大财！

一想到钱，陈六指把菜刀一丢，也顾不上卖儿子了，立即把秃尾巴塞进铁笼，找到了一个叫麻三的斗鸡老板。麻三一见秃尾巴，笑了："你是不是想钱想疯了？这就是一只普通的鸡，根本不是斗鸡嘛。"

陈六指一指自己缠着纱布的脑袋："别小瞧这只鸡，你看我的头，就是被它抓的。你要不信，就让别的斗鸡跟它比试一下。"

麻三动了心，他从鸡场里随便放出一只斗鸡，然后把秃尾巴丢了过去。出人意料的是，还没等那只斗鸡站稳，秃尾巴就猛扑上前，三下五除二，轻松地把那只斗鸡干翻在地。麻三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又接连放了两只凶狠的斗鸡，结果无一例外，全都败在秃尾巴爪下。麻三又惊又喜："这只鸡我买了，你开个价吧。"

陈六指却摇头："我不卖。咱俩合作，我出鸡，你出钱，赢了五五开，咋样？"

麻三心里骂道：这孙子，学精了。转念一想，自己的鸡没一只斗得过秃尾巴，如果姓陈的去找别的斗鸡老板合作，自己就要倒霉了。权衡利弊后，他答应了陈六指的提议。

过了几天，一个叫王胖子的斗鸡老板前来挑战。王胖子有两只厉害的斗鸡，一只叫"霸王"，另一只叫"杀手"。几场下来，麻三的斗鸡惨败，他急了，赶紧给陈六指打电话。不久，陈六指抱着秃尾巴来了。下注的赌徒们一瞧，都笑岔了气，王胖子更是眼泪都笑出来了："这是斗鸡？我看是炖鸡。"

麻三心里没底，悄悄问陈六指："有没有把握赢？"

陈六指心想：就算输了，我不过赔上一只鸡；万一赢了，可就天降横财了，于是他怂恿麻三说："你大胆下注，一定能赢。"

有了陈六指的保证，麻三信心倍增，对王胖子说："我押十万，用秃尾巴挑战你的斗鸡。"

王胖子乐了："好，我应战！"

王胖子派出的斗鸡是霸王。斗鸡开始，霸王久经沙场，一见到秃尾巴，马上抖羽、厉鸣、刨地、怒视，然后疯狂地扑向对手。而秃尾巴呢？好像被霸王的气势震住了，面对对手的凶狠攻击，它左支右绌，狼狈不堪，一会儿就被啄得浑身是



血，步步败退。

眼见霸王即将获胜，麻三脸色惨白。陈六指悄悄后退，准备开溜，突然，他听到一阵惊呼，再瞧斗鸡场里，霸王倒在地上一动不动，而秃尾巴昂头挺胸，已经赢了。原来，刚才秃尾巴是故意示弱，等霸王大意时，突然偷袭，竟然反败为胜。

麻三和陈六指大喜过望，麻三一边数钱，一边挤兑垂头丧气的王胖子："敢不敢再赌一场？"

王胖子被激怒了："赌就赌，我加倍，二十万！"

秃尾巴又上场了，这次它的对手是杀手。杀手灵活敏捷，狡猾多端。两只鸡你来我往，你啄我一口，我抓你一爪，斗得不可开交。最后，秃尾巴以微弱的优势获胜。

王胖子瘫在了地上，陈六指不禁仰天狂笑："老天开眼，我终于转运了！"

秃尾巴一战成名，也让陈六指一夜暴富。此后，秃尾巴连战连胜，陈六指不但还清了赌债，还过上了花天酒地的日子。

这天，陈六指去喂鸡，发现儿子正蹲在鸡笼前哭泣。陈六指很奇怪："大清早的，你哭什么丧？"

儿子抽泣着说："爸爸，以后你别拿秃尾巴去斗鸡了。"儿子说，他昨晚做了个梦，梦里，笼子里的秃尾巴变成了去世妈妈的样子，妈妈浑身是伤，嘴里不住地说："只要你不卖儿子，我帮你赚钱。"

"这只鸡是妈妈投胎变的。"儿子边哭边说。

陈六指先是一愣，随即"哈哈"大笑："傻儿子，梦是假的，别胡思乱想了。"

可是从此儿子就像着了魔，经常对着鸡笼喃喃自语。一天早上，陈六指发现秃尾巴不见了，找了半天才发现被儿子藏在了床底下。陈六指大怒："臭小子，你为什么把鸡藏起来？"

儿子一脸悲戚，说自己昨晚又梦见了妈妈，妈妈说："我受伤太重，以后再也打不赢了。"儿子哀求陈六指："你别让秃尾巴上场了。"

陈六指根本不信一个小孩的疯话，把儿子推到一边，提着鸡笼走了。不料，儿子的预言竟然应验了，从未败过的秃尾巴，今天连败三场，不但让陈六指赔得血本无归，它还被别的斗鸡啄瞎了一只眼。

斗鸡瞎了眼就算废了，陈六指心疼得直跺脚。没了秃尾巴赚钱，陈六指坐吃山空，不久又欠了一屁股赌债。债主扬言，三天之内不还

清，就卸下他一条胳膊。

惶恐不安之时，陈六指突然想起了儿子的话：秃尾巴是妈妈变的。他来到鸡笼前，半恳求半威胁地说："儿子说，你是我老婆投胎变的，如果是真的，你就帮我再赢一场。如果你输了，我就把咱儿子卖了。"

说实话，陈六指压根不相信什么投胎转世，只是如今走投无路，只得病急乱投医。而笼子里的秃尾巴仿佛听懂了他的话，竟然点头似的晃了晃脑袋。

陈六指大喜，求爷爷告奶奶借了一笔高利贷，然后带着秃尾巴再次来到斗鸡场。可让他绝望的是，秃尾巴不但败了，而且被啄得奄奄一息。

陈六指傻了，如今前有赌债，后有高利贷，可谓山穷水尽。于是他赶紧联系老拐子，再次要把儿子卖给他。老拐子答应了："好吧，半个小时后我来领人。"

老拐子的话让陈六指松了一口气，这时，他瞅见躺在地上的秃尾巴，不禁恨恨地骂道："管你是不是我老婆投胎的，老子先炖了你！"说完，他去搬柴火、找锅灶。可家里的小锅不是坏了，就是漏了，最后找了一口煮牛煮羊的大铁锅，盛水点火，不久锅里沸腾了，陈六指就去抓地上的鸡。

谁料秃尾巴竟然还有一口气，它用生命的最后一丝力气，突然蹦起来，一双利爪狠狠地抠掉了陈六指的眼珠子。瞎眼的陈六指哀号一声，往后一退，正好跌进热汤翻滚的大锅里……

半个小时后，老拐子来领孩子，刚进门就被眼前的景象吓瘫了……而院子角落里，一个六岁的孩子抱着死鸡，嘴里喃喃地叫着："妈妈，妈妈……"

（发稿编辑：吕　佳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陆小弟）

民间一直有“踩药渣”的习俗，将煎过的中药渣倒在路边，让来往行人踩踏。相传，踩药渣的人越多，服药者的病就好得越快。关于“踩药渣”来历众说纷纭，本篇则从鬼郎中的角度提供了另一种说法……



踩药渣

□ 王生文

自从药王孙思邈著成《千金要方》后，中药在民间得到广泛推广，不说富贵之人，就是普通百姓的平均寿命也大大延长了，阳间人丁逐渐兴旺起来。这样一来，生与死的平衡被打破了，以往鬼魂络绎不绝的奈何桥便有了几分冷清。由于鬼丁锐减，一些需要充实新鬼服役的衙门纷纷跑到鬼门关要人，负责的官吏深感蹊跷，赶紧将异常情况报告给阎王。

阎王一听，惊讶道：“有这等事？难道那些被打勾的人没死？”他拿着生死簿亲自去鬼门关核对了一遍新鬼花名册，果然发现有许多被他打勾了的人都没有来报到。

常言道：“阎王要你三更死，谁敢留你到五更？”阎王觉得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挑战，当即派出夜叉幻化成人，去阳间一些被他打了勾却还活着的人家里察看。原因随即查清了，那些被打勾的人虽然是卧病在床，但由于他们服用了郎中开出的中药，大多都从死亡线上挺了过来。阎王抓起一把夜叉带回的药

渣看了看，不明白这些生长在阳间的平常花草，放进砂罐里一煮，怎么就有了和他对抗的魔力。他当即传唤下去，把几个打入地狱的鬼郎中调了出来，以重回阳间做人相许，命他们去一趟人间，想办法将那些人置于死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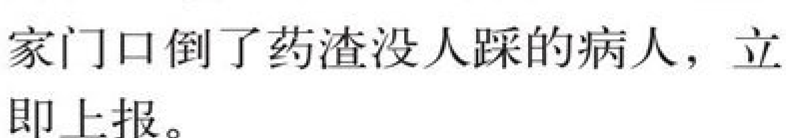
鬼郎中哪里经受得住重生的诱惑，连忙潜回人间。天一黑，鬼郎中便钻入倒掉的药渣里，仔细辨识草药成分，然后据此推断出服药者所患的病。查准病因后，鬼郎中便依据药理知识，在病人抓回的草药里做些增减，使患者再服下去的汤药不但治不了病，反而会加重病情促成死亡。鬼郎中这一招果然奏效，不出数日，鬼门关又恢复了正常。

且说这几个鬼郎中里有个原本善良正直的郎中，在阳间姓孙，据说是孙思邈的后人。一天夜里，孙郎中钻进一堆药渣里，不一会儿就查清了服药人所患的病，可是，当他来到病人家中准备作祟时，发现前来探病的乡亲个个忧心忡忡，比自己的亲人患病了还要着急难过。经过暗中了解，原来此人是一位深得民众爱戴的乡贤，孙郎中犹豫了，经过一番内心的挣扎，他决定抗旨救下这位乡贤。但孙郎中深知，就算自己想保住乡贤性命，也难保其他鬼郎中不来害他。

孙郎中想了想，守在乡贤床前，等夜深人静后，悄悄带走了乡贤的灵魂，他决定教给乡贤处理药渣的方法：把药渣倒在家门口的路边，叫人用力踩踏，让鬼郎中们识别不出草药的成分，也就害不了他了。

乡贤一觉醒来，感觉做了个梦，他清晰记得梦中发生的事，连忙起床去看煎药的砂罐，昨晚明明还在砂罐里的药渣不见了，再去家门口一看，药渣果然倒在路边，上面踩踏的印迹清清楚楚。乡贤料想遇见了贵人，便把自己梦中经历的事对家人说了。家人遵照乡贤的吩咐，每天傍晚都将药渣倒在家门口的路边，然后轮番去踩踏。乡亲们见乡贤的家人在路边踩药渣，了解情况后，也一个接一个去踩，一连好几天都没有间断。就这样，这位乡贤渐渐康复如初了。

乡贤不死，鬼郎中们就交不了差。这天傍晚他们相约去察看倒在路边的药渣，可是刚一钻进药渣里，就受到了阳间之人的踩踏。被阳间的人尤其是女人踩在脚下，这是鬼最忌讳的。鬼郎中们慌忙逃了出来，只能眼睁睁看着药渣被踩得面目全非，无法辨识。一个乡贤不死也许不算什么，但这之后，踩药渣的做



法一传十，十传百，迅速在阳间流传开来。无奈之下，鬼郎中们只得如实去向阎王复命。

阎王一听，不禁大怒，厉声呵斥鬼郎中："若不是你们中间出了内鬼，阳间的人怎么晓得去踩药渣？"

鬼郎中们一听，纷纷点头，但究竟谁是内鬼呢？几个人你望我，我望你，这时孙郎中坦然自若地走了出来，对阎王说："我就是你说的内鬼。"

阎王压住火气，说："你公然抗旨，莫非是不想再回阳间做人了？"孙郎中面不改色地说："我当然想，但从决定救下那位乡贤起，我就做好了最坏的打算。我前世里是个郎中，就是要治病救人，如今就是做了鬼，也不能因贪生去害无辜，何况那位乡贤一生乐善好施，如此得民心之人，不光是我，就是阎王爷你见了也会庇佑他的。"

不想孙郎中一番话竟触动了阎王，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滥用生杀大权而忽视了民意，也为自己平日里枉杀了阳间很多好人而感到愧疚。阎王想了想，收回了成命，暂让那些鬼郎中留待听命，然后调出大批夜叉秘密交与孙郎中，由他带领深入民间，昼伏夜出，专门守在路边，详细记录阳间踩药渣的情况，一旦发现家门口倒了药渣没人踩的病人，立即上报。

孙郎中打心眼里感激阎王不但不责罚他，还给了他再回阳间考察民心的机会，因而尽职尽责，带领夜叉蹲守每一条道路，如实做好记录，并且及时将情况上报给阎王。阎王办事果断，每次一收到孙郎中报来的情况，就速命黑白无常带上脚镣、手铐，去阳间将连药渣都没人踩的不良之徒速速捉来，押往阎罗殿严加审讯，看看他们都在阳间做了哪些不得民心的坏事，然后量罪施刑，绝不容情。

人心是杆秤。踩药渣虽说只是抬脚之劳，但对于那些不做善事的恶人，很多人唯恐踩脏了自己的鞋，见了药渣也会绕道走。

孙郎中所做的一切，阎王都看在眼里，本想让他重回阳间做人，可是被拒绝了。孙郎中感激阎王对自己的信任，末了还是决定留在阴间。

孙郎中虽没有回到阳间，却将踩药渣的习俗永远留在了民间，并且劝善了无数的在世之人。

(发稿编辑：曹晴雯)

(题图：刘为民)



本故事根据美国科幻小说家卡尔·弗里德利克的同名小说改编。



安全之门

□ [美]卡尔·弗里德利克

顺利入住

洛加·罗伊斯博士正要入住一家宾馆，前台服务员客气地问："先生，请问您开门是准备用磁卡，还是用视网膜扫描？"

洛加博士毫不犹豫地答道："扫描，左眼。"

服务员按下了一个按键，扫描器的探头伸了出来。洛加前倾着身子靠上去，左眼对准了探头。服务员随口说道："好像更多人愿意用磁卡开门呢。"洛加博士说："扫描器代表了未来发展的方向，比用磁卡要安全。"说话间，扫描完毕，他提起行李准备去房间。

"对不起，先生。"服务员说，"请出示一下您的身份证。"

洛加掏出钱包，他突然灵机一动，心想不妨借此考验一下这里的安全措施到底如何，于是他抽出一张特制的假身份证，递了过去。

服务员瞅了一眼，然后把身份证还给了洛加："谢谢，罗伊斯先生。您的房间号是2217，祝您度过一个快乐的夜晚。"

洛加想了片刻，拿着行李向电梯走去。他本来想告知服务员，这



身份验证工作似乎过于草率，但又觉得没必要让服务员难堪。洛加微笑着，心想今晚这个经历，可以作为明天会议上他开场白的段子了。

洛加穿过大堂，注意到公告屏幕上显示着明天的活动议程："全国旅店安全工作会议——时间：上午9点；地点：银河会议室；主讲人：洛加·罗伊斯博士，国际旅店安全首席顾问；主题：旅店——防御恐怖分子的第一线。"

在等电梯时，洛加四下打量着，这里是安全系统示范宾馆，可看来，这里似乎没什么特别。他来到2217房间，进行了视网膜验证，很快，门开了，屋里的灯自动亮了。

"欢迎进入客房。"一个愉悦的声音从梳妆台方向传来，"我是您的信息管家。我可以为您提供音乐，切换房间墙壁的颜色，甚至是定制特定的房间香味。只要按下电话上的'信息管家'键，一切都会遂您所愿。世上没有哪家宾馆设施能比得上这里了！"

"你也未免太自负了吧。"洛加轻松地说道，"我可是习惯于更谦虚一点的设施。"说着，洛加放下行李，径直走向浴室，他不禁想：要是马桶也跟我说话，我简直要疯了。

闹出乌龙

几分钟后，洛加洗浴完毕，他猛地扑倒在床，准备睡觉。

"嗨，我在这儿呢！"从床里什么地方传出个声音。洛加吓得一个激灵坐起来："怎么回事？"

"我是轻松入睡公司生产的BSC－IB2型智能床，您喜欢这个床垫吗？我可以对它进行调整，变软点、硬点都行。"洛加大吃一惊，他好奇地重新躺下，让床调整了软硬度，然后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，他和床互道了晚安。

过了没多久，洛加已睡得迷迷糊糊，突然，贴心的床叫醒了他："先生需要医疗援助吗？我检测到您的鼾声频率有些问题。"

"不，我不需要看医生！"洛加被吵醒，很不高兴，但突然想到什么，"你叫我'先生'，你怎么知道我是个男的？"

"通过床垫测量的数据，您的体重为182磅，身高有5英尺10英寸，您的体脂率……"

"我的老天！"洛加"扑通"一声倒在床上，"看来我今晚是睡不好了。"床说道："抱歉先生，我的系统不允许让您'睡不好'，我可以为您提供睡眠解决方案，我的

系统里加载了最权威的睡眠研究著作，现在就可以为您朗读……”

洛加放弃继续与床对话了，在床喋喋不休的念叨中，他再次迷迷糊糊地睡去。

清晨 6 点，床准时叫醒了洛加。洛加起床煮了咖啡，他悠闲地坐在屋里的安乐椅上，顺手打开电脑，准备处理新邮件。

“早上好，先生。”椅子以诱人的女声说道，“您愿意享受背部按摩吗？”

洛加有些惊奇，但昨晚他已经见识了床的能力，猜想床和椅子多半是一个系统的。洛加闭上眼睛，享受了几分钟的按摩，随后他调出邮件收发程序，但显示没有无线信号，他气哼哼地想，再好的房间也有漏洞，连无线信号都搞不定！

洛加很快穿戴整齐，西装革履。他打算到楼下咖啡馆去上网，他向房门口走去，拧动门把手——奇怪，门怎么也打不开。洛加第一时间想到了什么，他跑向电话机，按下了“信息管家”按键。

“我是您的信息管家。”话筒里传来熟悉的声音。洛加语气焦急：“我被锁在屋里了。”信息管家回答：“信息确认。还有什么要我为您做的吗？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洛加强压住怒火，“请你帮助把我弄出屋去。”“我不能。”信息管家说，“我仅仅是个信息系统。”洛加生气道：“那就请给我接宾馆前台！”电话那头传来转接音，洛加气得攥紧了拳头，他拿着话筒，倒在床上。

“早上好，先生。”床再次问候道。洛加怒道：“你闭嘴！”

过了一会儿，有个声音从话筒中传来：“这里是前台。”还没等洛加把话说完，前台服务员就说了足以震惊他的话：“恐怕我不能帮您，2217 房间正处于一级安全防范禁闭状态。”洛加完全傻眼了：“关我禁闭？你在说什么呀？”

“是宾馆最新的安全系统，”服务员说，“只要有人使用带有欺骗性的证件进行登记，我们就必须尽可能拘留那个人，以等待调查。您也知道，‘旅店是防御恐怖分子的第一线’吧？我们前台的智能隐蔽探头识别出，您昨晚使用了伪造的身份证。”

“这简直荒谬可笑！”洛加故作轻松，但又不得不认真解释，“我是安全顾问，那只是我的检测道具，我不过是想检测一下你们的安全措施是否完备。”



“您这么做有授权证明吗？如果没有，恐怕您就得等我们的安全官员来了以后再说了。请耐心等待，先生。”洛加呆呆地站在那里，听着电话中传来挂断的忙音。

洛加长长叹了一口气，他想打电话求助，按了“外线”，但听不到拨号音。他气得将话筒一摔，又拿出手机，也没有信号。这些金属框架的建筑物真是让人头痛！

鏖战密室

洛加气得浑身发抖，密室在22层，要跳窗是死路一条。洛加的焦点又回到了门锁上，他把耳朵对着锁，听到微弱的电器“嗡嗡”声，推测是螺线管的声音。如果能够断电，门也许就能变为普通开合的样子。



应该怎么做呢？洛加按摩着太阳穴，仰着脖子瞪着天花板。他突然笑了起来，因为在那儿，有一个火警装置。他只需要激活火警装置，防卫系统就会自动断电。

“要是我带着火柴就好了。”洛加嘀咕着，回头一眼就看见了电咖啡壶。他从包里拿出瑞士军刀，用上面的改锥拧下了咖啡壶的塑料外壳，露出了镍铬合金的加热盘管。因为电线不够长，他又拆了落地灯的电线接上。然后，他把名片插到电阻丝里，接上咖啡壶电源。他站在椅子上，把加热装置用双手高高举着，正对着火警器。过了几秒钟，名片开始冒烟了。

“室内禁止吸烟。”从梳妆台的方向传来一个命令式的声音。

洛加哪顾得上这个？他听到门厅里传出了火灾警报的“叮当”声，不禁心满意足地笑起来。就在此时，一场倾盆大雨自上而降，水是从天花板上的小洞里冒出来的，而刚才洛加还以为那些小洞不过是装饰而已。他猝不及防，淋成了落汤鸡，狼狈不堪。他害怕触电，赶紧把电咖啡壶扔掉。

洛加从椅子上跳下来，拔掉了

咖啡壶的插头，然后跑到门口。正在此时，警报声停息了，天花板下的雨也止住了。洛加用手拉了一下，门却还是锁得死死的。

“真是混蛋！”洛加对着这个牢不可破的门怒目而视，一下瘫坐在安乐椅里。“早上好，先生。”椅子说，“您愿意做背部按摩吗？”洛加正要为这烦人的声音光火，又突然想到什么，问：“你能和床相沟通吗？”

“是的，我们使用的是宾馆的局域网。”

“太好了。”洛加跳起来，他找到了椅背上的网线，一把拔掉，心想如果幸运的话，宾馆的整个控制系统都会完蛋。

洛加从讲话文稿上取下一个曲别针，掰直了，将一头塞入墙上局域网插座。他找回电咖啡壶的电源线，把裸露出来的“热”线缠到曲别针突出的那一头上，然后插上咖啡壶的电源。他再拿着电线的另一头，插到局域网插座的地线上。这时，只要向宾馆的局域网里输入120伏特的电压就能大功告成了。

洛加满怀希望地等着，可什么事也没发生。他想了想，又拔下交流电源，用小刀卸下了局域网插座，看到了接口的装置。他只用了一分钟就给绝缘电路设置了旁路，然后，他再次插上电源线。

传来一阵轻微的“嘶嘶”声，洛加的“杰作”开始飘出轻烟。然后，在万籁俱寂之中，他听到门那边传来清晰的“咔嗒”一声响。他跑到门口，拉下门把手——门打开了！

“万岁！我解放了！”洛加迅速收拾了东西，披着湿漉漉的西装，向门口走去。到了门口，又停了下来，一回头，他看着这场恶战的场景，心有余悸，又不禁觉得好笑。

洛加踏着“嘎吱”乱响的鞋子走在楼道里，心想着：今天还要做一个讲演，而他那份讲演稿的内容似乎有点不大合适了。他耸了耸肩，在和宾馆房间鏖战一场之后，他产生了一个新的想法：强调安全，不应该侵犯人们的自由和隐私。无论如何，人们不应该用所谓的高新保安技术来作茧自缚。

洛加快到大厅时，他做了个决定：或许为了他的个人安全，还是干脆不去做什么狗屁讲演为好。他呼了一口气，径直走出了酒店。

（原 译：腾　月）

（改 编：笑心人）

（发稿编辑：丁娴瑶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佐　夫）





原形毕露

□ 李威远

那是 1945 年 8 月，苏联红军以排山倒海之势，碾压不可一世的日本关东军。天皇颁布诏书宣告日本无条件投降，百万关东军土崩瓦解。

话说当时在黑龙江某地，驻扎着抗日民主联军的一个团。这天，赵团长忽然接到一项特殊任务：苏军截获情报，有四十五个日本鬼子，他们穿着偷来的平民服装，混杂在六百个中国老百姓中，试图寻找机会潜回日本。苏军要继续追击，无暇顾及，上级命令赵团长，必须在十天内甄别这四十五个鬼子的身份，让他们原形毕露。

赵团长不怕打仗，可这样的任务头一次遇到，一时半会儿还真不知道怎么办，于是通知各营营长到团部开会。营长们到了团部，赵团长把情况一说，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，有的说日本兵长得和中国人一个样，不好查；有的说好办，叫他们说几句中国话；有的反驳说，不管用，鬼子在东北呆久了，中国话说得溜。

钱营长出了个主意，说：“这好办，鬼子都是罗圈腿！”孙营长说：“不靠谱，中国人也有罗圈腿。”钱营长摸摸头说：“那怎么办？”一时间大家都沉默了。

赵团长说：“他们都是军人，我们从这方面动动脑筋。”钱营长

问："军人怎么查？"

"大家想想，过去鬼子扫荡根据地，他们是怎样搜捕我们抗联伤病员的？"孙营长说着，用手拍拍右肩，"鬼子看到青壮年，就扒掉他们的上衣，检查右肩胛上有没有老茧，有的就抓走。"

钱营长问："这是为什么？"

孙营长说："当兵的天天右肩扛枪，磨的。"

赵团长笑笑说："大家明白就好，不过一定要注意，咱东北老乡肩上也有老茧，是在正上方，左右肩都有，是挑担子磨出来的，千万别弄错了！"

赵团长把六百人一分为三，各营领回去审查。

两天后统计数字，右肩胛上有老茧的，不止四十五人，多出十多个。赵团长一听着了急，上级说是四十五个鬼子，怎么多啦？他赶紧找营长们问情况。

赵团长板着脸问："多出十多个鬼子，这里面肯定有问题，大家说说怎么办。"营长们苦思冥想，低头不语。

孙营长沉思一会儿，说："会不会是伪满军人混在里面？"钱营长一拍大腿说："对呀，我们营就有人喊冤，说自己不是日本人！"

赵团长说："这就对了，大家回去把这些人重新过一遍筛！"钱营长小心翼翼地问："过筛？怎么过法？"赵团长说："把这些人的鞋袜都脱光，仔细看看每个人的脚丫子。"

大家都觉得奇怪，钱营长说："那能看出啥玩意儿？"赵团长说："大脚趾和其他脚趾闹分家的，就是日本人；五脚趾并排不分家的，是中国人！"大家"哈哈"大笑起来，钱营长还不明白，就问："这是为啥？"

赵团长说："中国人和日本人从小都穿拖鞋，但日本人是人字拖，咱是一字拖。人字拖夹在老大和老二之间，时间一长就闹分家。"

营长们回去一行动，动静就大了。鬼子很狡猾，查肩胛时不担心，反正有伪军垫背；现在查脚丫子，知道要原形毕露了，就死活不让查。两三个战士把一个鬼子掀翻，就地压在板凳上，杀猪似的脱掉鞋袜进行查验，结果查出其中果然有伪满当兵的，鬼子实数是三十九人，还少六个。

赵团长急得嘴上起泡，忽然一摸自己的肩膀，说："鬼子当兵的扛枪，可当官的不扛枪，我们查肩胛上的老茧，就把当官的漏了。大

家想一想，当官的鬼子怎么查？”

这又是道难题，大家都沉默了。孙营长咳嗽一声，这是他发出的信号：我有话要说！

孙营长是知识分子，爱读书，点子多，他说：“查明的鬼子除外，其余的人挨个过堂，让他们数数，从一数到五十六，肯定能查出当官的鬼子。”

赵团长一听，忙问究竟是什么缘故。

孙营长说，日本有个海军大将叫山本五十六，他策划并成功实施了偷袭美国珍珠港，因此他成了日本兵的偶像，后来他坐的飞机被美军打下来，他的死是日本兵刻骨铭心的痛。日本人迷信，“五十六”成了他们的忌数，所以当他们数到“五十六”时，就想起山本五十六，于是就神色大变，心惊肉跳，声音发颤，因此很容易把他们区别开来。

于是，各营按照孙营长的办法，果然又查出五个鬼子军官。

赵团长一算鬼子兵加上军官，一共四十四个，怎么还少一个？他就打电话向上级汇报情况。领导经过核实，了解到其中还混有一个日本浪人，这人凶恶暴躁，作恶多端，要赵团长一定把他查出来。赵团长一想，数是对上了，只是日本浪人怎么查？

“我那里有几个嫌疑对象，矮个子，一股凶蛮之相，没准就在里面。”孙营长一拍胸脯，“团长，查鬼子浪人就包在我身上！”说罢，他转身走了。

孙营长话是这么说，但是无根无据还是不行。咋查呢？孙营长思来想去，终于有了主意。

第二天，孙营长开始排查，先派人把一个矮个子叫到跟前，仔细问他叫什么名字，家住哪里，家中几口人，有过什么经历。矮个子一口地道东北话，问题回答得滴水不漏。孙营长找不到任何破绽，这兵荒马乱的，他的话也无从验证。

孙营长装作无奈地挥挥手说：“你可以走了，传下一个！”

矮个子心里一乐，转身就走，就在这时，迎面进来一个人，慌慌张张，一不小心，一迈脚把矮个子绊倒在地，矮个子随口一句日本国骂：“八格！”他骂过后立即住口，马上知道上了孙营长的当，原形毕露，人就萎靡下来。

最后一个日本浪人终于查出来了，赵团长他们圆满地完成了任务……

（发稿编辑：姚自豪）

（题图：谢　颖）




小耳朵

郑天经是个博学多才、能言善辩的人。有一次，康熙的父亲顺治皇帝在文华殿举行宴会，他要为当时的太子玄烨挑选一位老师。在君臣喝得正高兴的时候，顺治皇帝对大家说：“人们都说耳大有福，我是君，你们是臣，为什么我的耳朵小，各位的耳朵却大呢？”

大家听了，面面相觑，这个问题可不好回答，整个大殿里一时间鸦雀无声。

好大一会儿，只听见后排有个人朗声回答说：“陛下是龙，自然耳朵就小了；我等是象，所以耳朵大。”顺治皇帝一看此人，乃是翰林庶吉士郑天经。顺治觉得这个人很有胆识，顿时来了兴趣，于是就问道：“你这话是杜撰的，还是书籍上记载的呢？”

郑天经答道：“这是佛学巨著《百藏经》第十三篇上的文字。”

顺治皇帝龙颜大悦，觉得太傅人选非他莫属。郑天经凭自己的才学和应变能力由七品官一下子变成了二品官，成为了康熙的老师。

（**作者**：赵元波）

镰刀灭蚊子

约翰·杜威是美国著名的哲学家、教育家。小时候，在大家眼中，杜威是一个沉默寡言且不太聪明的孩子。

一年夏天，学校刚扩建完毕，很多地方需要清理。杜威的班级蚊子特别多，尤其傍晚，学生被叮咬得根本无心上课。一天放学时，老师吩咐学生自带工具，准备进行“灭蚊”行动。第二天，同学们带来了各种工具，大部分是捕蚊网、灭蚊拍，还有灭蚊药水等等。

当杜威拿着一把镰刀走进教室时，同学们都露出了吃惊的表情，老师也不解地问：“你带镰刀干什么？”杜威回答：“灭蚊子呀！”同学们忍

不住大笑起来，用镰刀灭蚊子？真是天大的笑话！杜威轻轻地摇了摇头，不置可否。

接下来，同学们在教室里忙了起来，直到累得筋疲力尽，蚊子还是不断冒出来，怎样都消灭不完。而杜威呢，他独自走出教室，来到后面的一片杂草丛旁，挥舞镰刀割起草来。同学们发现，随着杂草的清除，加上大家的努力，蚊子似乎消失了。

同学们这才佩服起杜威来，杜威则红着脸说：“昨天我发现，教室后面的杂草丛才是蚊子的来源和藏身之处，只有把杂草清理掉，蚊子才会彻底消失。”

只有看清事物的本质，找到问题的根源，才能彻底而有效地去解决问题。

（**作者**：张君燕；**推荐者**：田宇轩）

曹寅爱读书

内务府包衣是清朝时出现的一类特殊人群，他们是汉族，又是旗人；是奴隶，也是官员。清代名臣曹寅正是其中之一。

1690年，曹寅承袭父职，担任苏州织造，这是一个炙手可热的职位。按例，曹寅坐轿出行时，官民都得站起来向他施礼才行。可曹寅明白，自己在汉人眼里，是满人；在满人眼里，他是汉人，只不过是沾了皇帝的光，才有了如此高的社会地位。因此，曹寅为人处世总是低调行事。

每次坐轿出行时，家人看见曹寅坐在轿子里，总是专心致志地低头看书，很少抬起头来。家人感到奇怪，于是有一次就忍不住问曹寅：“老爷出行都带本书读，也太勤奋好学了吧？”曹寅听了，微微一笑：“你注意到了吗？每次我坐轿出门的时候，街头的百姓看到了我，都要站起来给我施礼，那会影响到他们的生活，我坐在轿里感到十分不安。于是，我就想到每次出门的时候，干脆就带上一本书，一路上就低头读书，这样一来，百姓就不用起身施礼了！”

家人恍然大悟，原来，老爷是在替他人着想呢！

放低自己的身份，时时体谅别人的难处，就会赢得别人的尊重。

（**作者**：建　成）

（**本栏插图**：陆小弟）



不见“关财”不落泪

□白鹭 搜集、整理



很久以前，在青川乡的北滨屯，有一个大户人家，姓黄，人称“黄老员外”。黄家有好地千顷，房屋百间，还养了十几头猪。小猪倌姓关名财，那年一十七岁，从小在黄家长大，父亲早亡，跟母亲两个相依为命。这小猪倌长得不咋的，五短身材，头大肤黑，而且还长了一脸的黄皮疮，一个劲儿地往下流脓水，谁看了谁都会恶心。

别看关财模样不中看，但他天生一副好嗓子，他一唱起歌来，犹如百灵鸟叫那般美妙动听，黄家大院里的男男女女、老老少少，每天都生活在关财的歌声里。

黄老员外有一个独生女，名叫黄荷，一十六岁，长得花容月貌，美若天仙。黄小姐自小听从父母之命，一天到晚坐在北楼之上，练习手工针线、绣花织锦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。虽然她很少出门，但她也和家里人一样，每天都听到关财的歌声，内心十分开心。

天长日久，黄荷听着关财的歌声，这位情窦初开的少女，竟产生了想见这个小伙子一面的想法，可一个女儿家怎好意思向父母提出这个要求呢？一来二去，黄小姐就病

倒了，一天到晚茶不思、饭不想，日渐消瘦，黄老员外求医问药，总不见黄荷的病情好转。眼见女儿气若游丝，奄奄一息，黄老夫人守在床前悲痛欲绝，泪如雨下。

黄小姐望着母亲的泪眼，有气无力地说："妈呀，孩儿……只有一个心愿，要是……满足了这个心愿，我这病也许……能好……"

黄老夫人大喜："什么心愿？"于是黄小姐就说想见唱歌的那个人，黄老夫人忙说："这个好办，他叫关财，是咱家放猪的——我的孩儿呀，你咋不早说呢？"黄老夫人当即吩咐管家领关财上来一趟，管家不敢怠慢，赶紧把关财领来了。

一听到关财来了，黄小姐竟忘了身上的病痛，没等搀扶，一起身竟坐了起来，面色红润，两眼闪着动人的光彩。紧接着，纱帘一撩，进来一个人，五短身材，头大面黑，好一个武大郎再世，再加上一脸的黄皮疮，直往下流脓水，真是要多恶心有多恶心。

"哎呀，妈呀！"黄小姐一声惊叫，"快，快出去，我再也不要看见你了！"

自从黄小姐知道唱歌的那个人是这般模样后，她心里再也没了牵挂，病立马就好了，从此又开始了刺花绣画的悠闲生活。

可关财不同，他自从见了黄小姐，心里就放不下了，无论是放猪呀、吃饭呀、睡觉呀，总是想着黄小姐。几天后，他也病倒了，也是一天到晚茶不思、饭不想。

关财的家在黄家大院东北角的一间小屋里，平时就是母亲在照料着，自从儿子病倒后，关老太太借钱给关财抓了几副药，吃了就是不见好。眼看儿子就要命赴黄泉，关老太太悲痛欲绝，泪如雨下，关财望着母亲，有气无力地说："妈呀，孩儿……只有一个……心愿，要是能……满足了，我这……病也许就……能好了……"

关财说，自己想见黄小姐一面，于是关老太太当即去求黄老夫人。黄老夫人一听，一口答应，女儿就是关财救的命，这回我们咋能见死不救呢？可是黄小姐一听关财要见她，竟断然拒绝："让我见他？这个模样，都吓死鬼了，看了他一眼，连着好几宿我都直做噩梦！"

没见到黄小姐，关财就病入膏肓了，临死时，他拉着母亲的手说："妈呀，我就是想黄小姐想死的。我死了以后，我的心不会死，你把我的棺木放在咱东家后花园的背静处，我要等小姐来逛花园时，




再看一眼小姐，就死而瞑目了。”

关财死后，黄老员外出钱给关财买了一副棺材，可要将灵柩停放在后花园，黄老员外为难了，这怎么行呢？可关老太太苦苦哀求，黄老员外心软，最终念在主仆一场的情分上，答应了。

可是，一连三年，黄小姐都没有到后花园来过。

这天，黄老员外家来了一位好朋友：风水大师金先生。这金先生拜异人为师，神通广大。黄老员外设宴款待，金先生酒足饭饱后，独自来到后花园闲逛，溜达到花园的背静处，忽见一棵老树下停着一副棺材。嘿，这老黄家怎么把棺材停在这儿了呢？金先生感到奇怪，他对着棺材，闭目凝神，念念有词，于是便看到了棺木里的一切。

金先生回到厅堂，又跟黄老员外喝着茶，聊起天来，聊着聊着，话题转到后花园那副棺材上。金先生拱拱手说道：“大哥，刚才我在你们家后花园里散步，看到园里停着一副棺材，里面躺着一具小伙子的尸体，我想买他的心。”

黄老员外呆住了，说：“这个……这个我说了不算，这得跟他妈说，人家同意卖，你才能买。”

金先生一个劲地央求，于是，两个人便去见关老太太，求她卖掉她儿子的心。金先生说除了会给她一大笔钱，另外，还答应出钱厚葬关财。

开始，关老太太说什么也不同意，一想到儿子要被剖开胸膛挖心，她就万分心痛。黄老员外说：“老嫂子，你儿子死了三年啦，尸体都干巴了，最后就剩一堆烂骨头。你把他的心卖给这位先生，得一大笔钱，你这辈子衣食无忧了，也算你养关财一回，他给你养老送终了。”

最后，架不住两个人苦口婆心地劝说，关老太太也就点头了。

黄老员外叫来一群帮工，把关财的棺材打开，金先生解开关财的衣扣，用刀子剖开关财的胸膛。奇怪的是，关财死了三年，尸体都干巴了，心脏却还鲜红鲜红的，而且还“怦怦”地跳着。金先生将关财的心装进一个小红布袋里，收藏起来。然后，金先生和黄老员外举行了盛大的葬礼，让关财入土为安。

金先生得到了关财的心以后，就带着它全国各地“献艺”，每到一处，他就打个场子，把红布口袋往桌上一放，说了声“关财，你唱吧”，于是，一首首动人心魄的歌曲飘然而出，震撼着在场的所有听



众，人们纷纷扔出大把的银钱。几个月下来，金先生发了大财。

不久，金先生又回到青川乡北滨屯一带。一天中午，金先生在黄家大院里给帮工们献艺。他把红布袋往桌上一放，说了一声："关财呀，回到家了，你唱吧！"于是，关财的"心"便唱了起来，那哀怨的歌曲在黄家大院里回荡，帮工们听到这熟悉的声音，一个个都失声痛哭。

却说这天，黄小姐正在北楼上绣着鸳鸯，忽听到这熟悉的歌曲，感到奇怪，忙叫丫环去打探什么人在那里唱歌。丫环回来报告说："小姐，是当时买关财心的那位先生回来了，没想到那颗心会唱歌，大家都在那里听关财唱歌呢！"



黄小姐说："你去把先生请来，就说我要听歌。"

金先生来到北楼，把红布口袋往桌上一放，说："关财，我们来到黄小姐屋里了，她要听你唱歌，你唱吧！"

话音刚落，一曲歌声立刻从红布袋里飞了出来，如泣如诉，动人心魄，听得黄小姐肝肠寸断，哭倒在床上。

一会儿，黄小姐走下床来，对金先生说："叔叔，您能让我看看这颗心吗？"

金先生一口答应，他打开红布袋子，露出那颗鲜红的心。那心还在有力地跳动着，哀婉的歌声还在继续："看你一眼终难忘，揉碎心肝扯断肠。可叹陋颜愧对妹，来世易容配鸳鸯……"

黄小姐把心捧在手上，低下头深情地看着，一颗眼泪掉到了心上，歌声戛然而止，她摸摸心，心立马不跳了——它真的死了。

从此，在大青川一带就留下了这样两句俗语："不见关财不落泪，不遇黄荷不死心。"

（发稿编辑：姚自豪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刘为民）





五彩情书

□ 却是那年

亨利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警官，一天，他接到报案，后水街一间公寓里，发现一名年轻女性死在自己卧室的床上，床头柜上有半杯水，还有一盒开了封的安眠药。

据探员说，死者名叫玛丽，是一名餐厅后勤。初步诊断，是过量服食安眠药致死。最先发现死者的是房东海伦太太。

在等待探员把海伦带来的间歇，亨利仔细察看了玛丽的房间，屋内陈设井然有序，但总感觉有些异样，却又一时说不出来。亨利走到床边，打开床头柜的抽屉，里面有一个盒子，盒子里收着很多信，每一封从信纸到字迹都五彩缤纷，还配有可爱的手画图案，堪称艺术品。看来，年轻的玛丽正在享受美好而浪漫的爱情，她的死亡实在令人惋惜……

“那些都是保罗寄来的情书，他真是一位难得的情人。”探员带着房东海伦走了进来，这位妇人还红着眼眶，她说，“就是那位有名的画家保罗先生，他和玛丽感情一直很好。”

亨利显然有些意外，海伦提到的画家保罗，最近可是位风头正劲的艺术界红人。他的画作常以爱情为主题，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，再



加上他相貌堂堂、风度翩翩，所以深受女粉丝的追捧。没想到，他竟然是玛丽的男朋友。

海伦太太告诉亨利，保罗和玛丽是青梅竹马，玛丽从小听力上有些缺陷，但保罗并不介意，依然深爱着她。分隔两地的日子里，保罗保持着小时候的习惯，常常给玛丽写信，为了逗玛丽开心，他选各种好看的信纸，用五颜六色的笔写字，还配上插图。每一封信都是玛丽的珍藏。

海伦太太说，前几天她来收取房租时，还无意看过一眼保罗最新的来信，那简直是一首迷人的情诗，让她这个上了年纪的老妇人都不免心动，可是玛丽似乎并不高兴，一副郁郁寡欢的样子。海伦太太原本打算今天下午来找玛丽谈谈心，可是她敲了半天的门，却没有动静，用钥匙打开了门，才发现玛丽已经躺在床上，没了呼吸。

海伦太太伤心地说："听说保罗先生就要回城住了，他和玛丽应该会很快举行婚礼，真不明白，这可怜的姑娘有什么想不开……"

亨利决定要见见保罗。第二天下午，得知女友自杀身亡的画家保罗，风尘仆仆地赶到了警局。亨利惋惜地说："保罗先生，请您节哀。"

保罗语气低沉："玛丽竟会如此决绝，真令我难受。"

亨利对保罗说，据房东海伦太太所说，这几天玛丽情绪不佳，不知遇到了什么事。

保罗难过地说："她写信向我抱怨过在餐厅遇到了一些不开心的事，我当时因为忙，还没来得及回信安慰她。另一方面，我就要回城了，我打算和她结婚，婚后我当然不愿意让她再在餐厅受苦，但没想到，她没有等我……"

说起信，亨利警官问保罗，是如何想到写那些五彩缤纷的信的，又问他是否还留着玛丽的回信。保罗说，写那些五彩缤纷的信一方面是逗玛丽开心，另一方面也是出于职业习惯，对色彩有讲究而为。说起玛丽的回信，保罗懊丧地说，一周前他有很多画稿被人盗走了，而玛丽的回信似乎也被小偷误拿了，他失去了这份宝贵的纪念。

说到这里，保罗情绪低落，伤心欲绝，亨利及时结束了谈话。

几天后，警方对案件的调查告一段落，尽管亨利依然认为还有疑点，但他始终没有找到新的线索，而警方对玛丽是自杀这一判断也得到了证实，案子很快就结了。



几个月后的一天傍晚，亨利回到家中，他关灯躺在床上，望着天花板发呆。不知怎么地，他又想起了玛丽那个可怜的姑娘……这时，窗外的霓虹灯闪烁，亨利的卧室被灯光映照着，一会儿红色，一会儿绿色，一会儿黄色……突然，亨利似乎想到了什么，一下子从床上弹了起来。他拿上外套，很快回到警局，去证物室取回了玛丽的那些五彩信件，渐渐地，他终于看出了端倪。

几天后，亨利在城里一位富家千金的私人派对上再次见到了画家保罗。保罗正端着香槟，和一位千金小姐亲昵交谈。最近他的画作因为他与这位富家千金的恋情而持续被炒热了。据说，这位千金在新闻中，听到了关于保罗那段青梅竹马爱情的报道，被保罗的浪漫和痴情所感动，所以有意对他示好，还答应提供给他更好的创作平台。

只是此刻亨利的出现，让保罗感到很意外。

亨利礼貌地把保罗请进一个包间，笑着说："保罗先生，看来你很快就走出失去爱人的悲伤了。"

保罗有些许尴尬，但很快恢复了淡定："人死不能复生，我会永远怀念玛丽，但活着的人总要向前看，不是吗？"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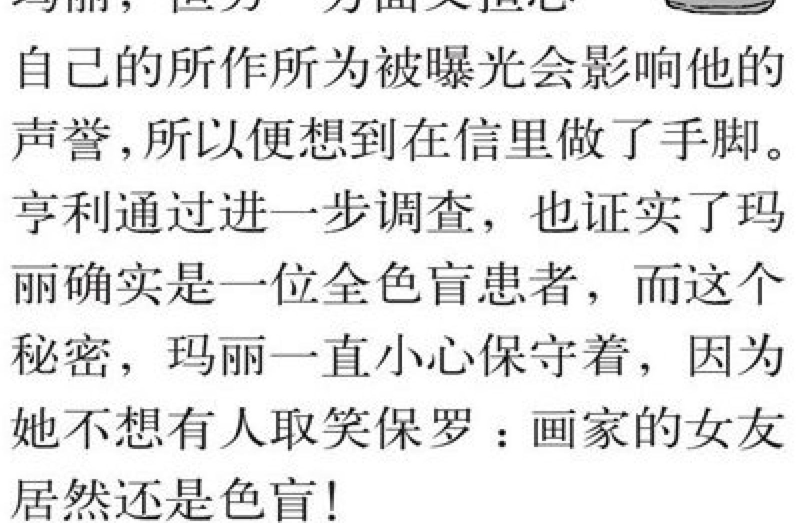
亨利点点头，说："不但要向前看，还要'向上'看吧。选择与一位财力雄厚的富家千金结伴，可比守着一个小小的餐厅职员，要明智得多，不是吗？只是你不该为甩掉旧爱就下此毒手！"

保罗瞪大了眼睛，声音都提高了："警官，你胡说什么，我、我下什么毒手了？玛丽是自杀呀！"

亨利没有回话，从包里取出保罗那些信纸。保罗见了，顺势说道："你也看到了，我和玛丽也有过美好的过去，这些情书就是见证，我怎么会对她下毒手呢？"

亨利笑了笑，回道："没错，这些信纸的确是见证，见证了你肮脏、卑鄙的心。"说着，亨利请来了一位工作人员，他把一封信递过去让她念，那位工作人员随即念出了一首含情脉脉的情诗。亨利又让工作人员戴上一副特制眼镜，再读一次信。这次，工作人员却读出了可怕的内容："玛丽，我爱上别人了，你这个愚蠢的女人，不要一直纠缠我，你应该赶快去死！"

亨里指着五颜六色的信纸说："我的大画家，你擅长摆弄颜色，你精心设计的信件，不但用了彩色的信纸，还用不同颜色的笔来写信。



让一般人看来是深情的情书，但在玛丽眼里，这就是一封绝情的催命信！因为你知道，玛丽是一个全色盲患者！”

原来，那天夜里，亨利在屋里受到霓虹灯光的提示，再回想玛丽屋内的布置，意识到了信纸上的奥秘，随即他请专业人员来印证了自己的猜想。保罗的五彩信纸上，有些单词和字母用了与信纸颜色相近的笔来书写，在正常人看来，不过是“五彩缤纷”的浪漫设计，而在玛丽眼里，那些与信纸相近颜色的字迹会被信纸的颜色“吃”掉，变成一片灰色，那些与信纸颜色相差较大的字迹则会组成一封新的信件。

亨利猜想，玛丽听力不好，身在外地的保罗，只能用信件来与之沟通。他一方面想要甩了玛丽，但另一方面又担心自己的所作所为被曝光会影响他的声誉，所以便想到在信里做了手脚。亨利通过进一步调查，也证实了玛丽确实是一位全色盲患者，而这个秘密，玛丽一直小心保守着，因为她不想有人耻笑保罗：画家的女友居然还是色盲！

听完亨利的阐述，保罗双手抱在胸前，依然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：“警官，即使我写了这些信，可玛丽还是自杀的，与我没有关系。我想你今天不会是想要来给我治罪吧？”

亨利叹了口气：“我无法将你逮捕入狱，不过——”

正说着，亨利拉开了包间的门，那位貌美如花的富家千金，此刻脸色难看极了，她望着保罗仿佛看到一个怪物。保罗张口想解释些什么，那位千金可没有给他机会，她把手里的香槟泼在保罗的脸上，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转身离去。保罗知道，他的新恋情黄了，他的前途估计也毁了。



（发稿编辑：丁娴瑶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佐　夫）



妞妞的羊

□童树梅



妞妞今年十二岁，爸妈都在外打工，家里只有她和奶奶两个人。

这天，奶奶领着妞妞去赶集，家里的锅漏了，奶奶要买一口锅。

集市上真热闹，吆喝一声连着一声，卖什么的都有，妞妞看得眼花缭乱，可她什么也不要，因为爸妈挣钱难。奶奶很快买好了锅，牵着妞妞正往回走，妞妞忽然停下了，她使劲往后赖着不肯走，奶奶又拉了一下，还是拉不动，一看，原来妞妞正盯着一只小羊羔看。那雪白的小羊羔圆头圆脑的，嘴里一个劲儿地“咩咩咩”叫着。

奶奶说：“妞妞，小羊很贵的，再说每天要牵它出去吃草，你还要学习，哪有时间养它啊？”妞妞把身体扭来扭去，说：“我就要嘛，我有时间养它的，以后我不玩了，写好作业就带它去吃草。奶奶，买嘛！”

奶奶又劝了几句，可妞妞就是不肯走，眼泪都要出来了。奶奶叹了口气，说：“只怕你是一时兴起，养两天就厌了。”奶奶一边说一边从口袋里掏出手绢，一层层打开，数出钱，买下了小羊。妞妞一下把小羊的头搂在怀里，开心得不得了。

妞妞真不是一时兴起，往后的

日子，她一有空就领着小羊到小山坡上去。妞妞心细，知道哪个旮旯的草最鲜嫩，哪条小溪的水最清澈。等小羊把肚子吃得圆滚滚的，她就会牵着它去小溪里，拿把大梳子从头到尾给它梳，小羊舒服得一动也不动地站着，嘴里轻轻地叫着。

转眼，小羊变成大羊了，妞妞还是照样把它伺候得舒舒服服的，不仅如此，她还总跟羊说话，说一会儿笑一会儿，然后托着腮出会儿神，谁也不知道她说的是什么，想的又是什么。奶奶瞧在眼里，担心地说："妞妞怕是得了魔怔了。"

奶奶多虑啦，妞妞没有得魔怔，不仅如此，她的学习成绩特别好，尤其是作文，那篇《我家的小羊》写得棒极了，老师在班上读了又读，说太有生活气息、太有真情实感了，末了还领着同学们来参观这只羊。

这天晚上，奶奶正睡觉呢，妞妞忽然使劲儿摇醒奶奶，说："有人偷羊！"奶奶一下子醒了，可听来听去，院子里半分动静也没有，便说："妞妞，你做梦了吧？"

妞妞却跳下床，说："我听到羊在叫我了！"说着，妞妞开门出来，借着月光一看，天哪，真的有个人在拖羊，羊的身体使劲往后赖着，可还是被一点点往前拖着。

妞妞惊叫起来，奶奶飞速敲响了面盆。深夜里敲面盆的声音特别响，大伙儿全被惊醒了，个个拿刀拿棍地赶了过来。小偷被抓住了，羊也被救下了，妞妞这才发现羊的嘴被胶带粘着，可这之前，妞妞明明感觉到了小羊在叫她……

再一晃，寒风起了，快过年了，妞妞的爸妈也回来了。

爸妈扛着大包小包，一进家门就发现院子一角系了一只肥肥的羊，他们早从电话里知道了这是妞妞养的羊，嘿，没想到养这么大了！

巧了，就在这时，门口有人吆喝买羊，那是猪羊贩子上门来收购了，年底的时候猪羊肉总是很贵。

妞妞爸说："正好把这羊卖了，给妞妞买件羽绒服过年，再给妈买件好衣服，咱这一年下来没挣到多少钱，这只羊多少能填补一下哩。"

妞妞妈也同意，两人当即叫过猪羊贩子，谈好价格后便来拖羊。三个大人对付一只羊，羊当然没有回手之力了，很快就被抬上了猪羊贩子的农用三轮车。三轮车正要开，有人带着哭腔大叫起来："这是我的羊，不要带、不要带！"

是妞妞回来了，她到同学家拿些萝卜给羊吃，回来时正好撞见爸

妈在卖羊。

妞妞爸一见妞妞，高兴地说："咱家妞妞都长这么高了，妞妞，羊是我们卖的，正好给你买件大红的羽绒服，高兴吗？"

妞妞妈要搂妞妞，妞妞却走过去一把抱住羊，说："我不要羽绒服，只要羊！"

妞妞妈说："这孩子，羊养大了就是卖的嘛。"

这时，那猪羊贩子开腔了："要卖就卖，不卖我可走了，告诉你们，等过了年，这价格就跌下来了。"

妞妞爸说："当然卖了！"说着，他便来拉妞妞，羊惊恐地叫了起来，用头来顶妞妞爸，妞妞死死抱着羊，就是不撒手。妞妞爸真火了，虎着脸说："妞妞，你再不撒手，爸爸可就生气了……"



妞妞脸都白了，就在这时，妞妞爸的身后有人气喘吁吁地叫道："你生气给我瞧瞧！"

原来是奶奶赶回来了，奶奶听说妞妞爸妈回来，这是买肉去了。

奶奶愤愤地说："我倒要看看谁敢卖羊！"

妞妞爸真急了，说："妈，妞妞不懂事，您怎么也跟着瞎掺和啊？"

奶奶一瞪眼："你知道这羊是怎么长大的吗？是妞妞一把草一口水喂大的，妞妞还给它梳毛、洗澡，总跟它说话，甭说妞妞舍不得，我也舍不得！"

妞妞爸听了，一下子不吱声了，他看着妞妞抱着羊，心里头五味杂陈。妞妞妈的眼里也闪着泪花，她走过去把妞妞使劲搂在怀里，说："不卖了不卖了，多少钱也不卖了……"

妞妞爸妈都意识到了，他们跟妞妞在一起的时间太少了，而这羊，却给了妞妞更长时间的陪伴。

（发稿编辑：曹晴雯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陆小弟）



最后一道羹

□张善军



这天是个吉日，赵亮的大酒店酒桌都被订满了，可他却犯起愁来：有个大师傅突然生病请假，本来酒店就忙得够呛，现在还少了个大师傅，这怎么招架得了？

赵亮琢磨了一圈，想到了小李。小李是个外地大厨，刚来酒店没几天，暂时干的是帮厨，技术上还行。赵亮和他一商量，他也欣然同意了。接着，赵亮就跟他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项。

酒宴到午后才接近尾声，赵亮也得空可以歇歇了，可是这时，有个人气冲冲地跑来找他。

来人叫钟大海，今天是他儿子结婚的大喜日子，在酒店摆了十几桌喜宴，每桌共有28道菜，没想到的是，第25道菜上来的是黄花圆子羹。按照本地婚宴的习俗，这羹是最后上来的，寓意婚姻美满、早生贵子，也提示宴席到此结束，客人可以离席。

当时，钟大海正忙着应酬，也没注意到这个细节，直到隔壁包厢有人来和他道别，他这才感到不对。这时，部分客人已经走了，还有3道菜没上，其中一道还是很名贵的清蒸野生小黄鱼。

赵亮知道，钟大海家的喜宴是小李掌勺的，小李不知道本地的习

俗，错把菜单上写在最后的羹提前做了，而端菜的服务员因为忙也没仔细查对。赵亮真后悔忘了交代这最要命的一点。

赵亮原以为，向钟大海及他家的客人道个歉，稍微减免点费用就可以了，谁知钟大海一分钱都没付就走了，理由是酒店不仅没有服务到位，还让他大失面子。

十几桌酒席五万多元，当然不能说不付就不付。赵亮查了不少法律条文，心里有些底了，这天就找钟大海要钱。赵亮说："其实，你硬说是我们错也不一定，你在跟我们议定菜单时，有没有强调上菜的顺序？没有吧，那么，我们只要把菜上齐就行，哪个先哪个后，还不是随机的事？"

钟大海"哼"了一声："跟我玩这套,你还只是半桶子水。没错，你我双方都没有强调上菜的顺序，那么就按习惯办事，最后上羹是本地婚宴的风俗，在合同上也就是一种交易习惯。别的菜可以随机，羹随机上,就属违背习惯行为。所以，我拒绝支付费用有正当理由，没继续追究算客气了。"

什么风俗习惯？

赵亮不太理解，专门去请教了律师。

律师说，钟大海说的是对的，风俗习惯是行业公认的行事方式，有一定约束力。酒店当然有责任，但钟大海的实际损失其实不能算大，也就是部分客人没享用到最后3道菜，而失面子一说基本无从谈起，因为见证人众多，事后是完全能够解释清楚的。从公平的角度来衡量，以酒店适当减免费用、钟大海支付相应的钱款为宜。

最后，通过律师调解，双方确认由钟大海同意支付给赵亮五分之四的酒席费用。

律师点评：

《最后一道羹》涉及的一个法律问题，即民俗习惯的法律效力。

根据法律规定，所谓民俗习惯，即在国家法之外，人们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中自然形成、逐渐养成的规定人们的权利和义务，并为某一社区或者整个社会普遍遵从的行为规则的总称。

故事中赵亮酒店的上菜程序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也就是说按照本地婚宴的风俗，羹汤应该是最后上来的，但从造成的后果来说尚不算太大，以适当减免为妥。

（发稿编辑：曹晴雯）

（题图：张恩卫）



从前有个人，没什么才华，还有点傻气，但街坊邻居都爱叫他一声“对先生”，他们说，这对先生有个怪癖，可逗着呢……



对先生传奇

□林 跖

1.对先生结亲

长河镇有个对先生，姓鲁，名对。对先生的“对”，可不是“对错”的“对”，而是“成双成对”的“对”，只因他有个不得不提的怪癖——对先生喜欢双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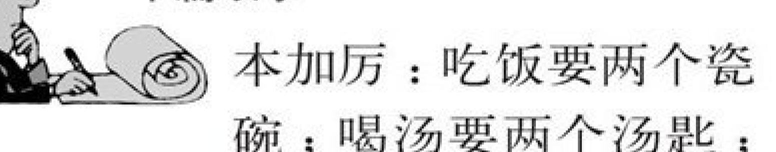
鲁对小时候发过一场高烧，之后脑袋似乎就不太灵光了，还落下一种强迫症。那日，他钻进厨房，拿起柴刀，蹲在地上对着自己左手的小指，龇牙咧嘴，犹豫不决。他老娘见了，慌忙夺过柴刀：“你发什么傻？”小鲁对甚是苦恼：“娘，我一瞧见这手生了五根手指，就难受。”

“啥意思？”

“为什么不是六根，为什么不是四根，偏生出五根？五根比四根多一根，比六根少一根！娘，我得砍了那多余的手指才好！”

鲁妈好容易才领会小鲁对的意思，一拍他扎小辫的圆脑壳，教导他左手手指跟右手手指成双成对的道理，小鲁对举起两只手一比对，这才欢天喜地跑开了。

这并非一次偶然的事件，鲁对对于双数的偏执，随年岁渐长而变



本加厉：吃饭要两个瓷碗；喝汤要两个汤匙；铺上放两个枕头，叠两床被子；客厅的花瓶要放两个；宴客的桌子要摆两张。他迷上过二胡，因为二胡不叫一胡，也不叫三胡；但很快又丢在一边，因为二胡既不能没有弓，又不能有两把弓。跟鲁对打过麻将的人最喜欢他，他捏着四筒、五筒时，绝不胡三筒，非要等六筒才胡，跟他打单数准赢。但他后来再也不打麻将，因为摸到的牌总不能凑成双数，凑成双数又胡不了。

镇里人管鲁对叫对先生，他倒不以为耻，反以为荣。鲁爹鲁妈只想这孩子脑子愚点，又不是什么大毛病，对先生就对先生吧，旁人一听还道是个书生才子呢！直到给对先生说亲时，才真正出了大问题。

鲁家有个传家宝，叫什么龙凤钗，向来捂得严实，爷爷拿这当宝贝，爹爹垂涎不已，但鲁对听说这是"一根"慈禧太后戴过的发钗，便瞧也没兴致瞧一眼。

这年鲁对十八了，鲁爹鲁妈躺在铺上合计：鲁对这孩儿纯良质朴，就是脑子愣些，没什么大出息，得给他找个能管事的婆娘，才有一辈子省力饭！两人一连列了几家，都不满意。

鲁爹一翻身坐起来："镇北清溪巷的单家庄怎么样？"

"你傻呀，人家怎能瞧得上咱们！"

鲁爹不服气："怎么瞧不上？"

鲁妈只当他傻气上头，背过身不理他，但鲁爹一想单家庄的百亩良田，就辗转反侧、彻夜难眠。第二日，他像做贼一样，猫进祠堂，从祖宗牌位后头摸出一小木盒，一路奔去了单家庄。

单庄主与鲁爹单独在密室细谈，仆从只听房中老爷"哈哈"大笑："好宝贝！好宝贝！"又满口答应："此事就这么说定了！"

第二天，单庄主和鲁爹便寻到镇上德高望重的马老夫子作见证，交换征礼、聘书，给鲁对与单家千金定了亲事。

鲁爹得意洋洋刚踩进家门，便叫鲁对的爷爷拿棍子撵出了三条街远，腿都差点被打断。周围的邻居都听见老爷子破口大骂："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龟儿子！"

回到家中，鲁爹跪在地上，鲁对的爷爷来回踱步，念念有词："得将东西要回来！得要回来！"

鲁爹揉着腿嘟囔："要不回来，庚帖都换过了！"

"你个败家子，我打死你！"

老爷子气得不轻，家人好容易才劝住他。老爷子颓然瘫坐在椅子上，一拍椅扶手：“退婚！”鲁爹吓得一骨碌站起来：“退不得！退不得！今天刚定的亲，说退就退，这不踩单家的脸面嘛！”

“跪下！”

鲁爹一哆嗦又跪下，苦口婆心：“这婚真的不能退！单家庄跟湖城里的胡司令有关系，胡司令您知道不？七百号人三百条枪，他可是明码标价十块银元买一条命的！单家庄要跟我们没完，只用借一个人一条枪，咱们就吃不了兜着走啦！”

老爷子一听，也没辙了，这亲事就这么给定下了。这消息在长河镇里头也飞快地传了个遍，说鲁爹拿着家传宝贝跟单家庄结成秦晋，对先生跟单小姐结亲了！

这事看似就这么着了，可还是出了问题，问题就出在定对先生的亲事，竟不跟对先生商量。

过得七日一早，单庄主带了七八个彪形大汉，舞着棍棒打上门来：“鲁对那混账玩意儿呢？搜！给我揪出来！”

鲁对不在家，鲁爹衣衫不整，一瘸一拐走出来，道：“单庄主您怎么来了？这怎么了？”

“还敢问我？”单庄主兴师问罪，“你儿子做的事你不知道？既然不想娶我女儿，还觍着脸结什么亲？存心坏我单家脸面！给我砸！”

鲁爹百般求饶才把人劝住，方问明了缘由。

原来鲁对一听说老爹给自己定了一门亲事，当时还不觉得，回到床头翻来覆去越想越不对劲：一门亲事，一个老婆。可娶一个老婆，这辈子怎么受得了？

于是接下来，鲁对数天魂不守舍，四处晃荡，逢人就问：“有什么办法娶两个老婆不？”别人也都笑答他：“你魔怔了？娶了单小姐一个，还想娶第二个？消停吧！”

单家庄实力雄厚，比起鲁家不知富裕多少倍，单小姐当然不许他讨小老婆。这么一想，鲁对脱口而出：“不行！一个老婆怎么活？我宁愿不娶了！”

这么说了七天，长河镇上都传开了，单庄主一听说鲁对又不娶了，气得脑瓜子红了半瓤，当即带人打上门来。

“单老板消气，消气！我儿说的都是胡话！”鲁爹气得也不轻，“等他回来，我一定好好管教！”

单庄主冷笑连连：“管教？不劳您大驾，这人我要是找着了，就

押去府里先断他一条腿，这亲他结也得结，不结也得结！你就备好你的东西，准备喝喜酒吧！”说罢，他大手一挥，几人风风火火地走了。

鲁爹这回吓得两腿打圈儿，后悔跟这豪强结亲了，儿子要真给他打断了腿可怎么办哟！鲁爹正愁着，却看鲁对回来了。

鲁爹怒火猛蹿，一把操起木棍“啪”地就挥了过去：“你滚哪儿去了！”鲁对骇得连忙跳开：“爹，你做什么！”

“你干了什么你不知道？”鲁爹一脚踹他跪下，棍子不停地朝鲁对背上打，“叫你娶两个老婆！叫你不娶老婆！你真要气死我了！”鲁爹毕竟心疼自己的孩儿，手上舍不得下死力气，鲁对却“啊哟啊哟”地叫着：“别打了！爹爹别打了！”

鲁爹也怕打得重了些，一收木棍：“你知道错了？”

“不是，爹，你打我……一根棍子算怎么回事嘛！若真要打，不如把爷爷一块儿叫来，再加一根棍子！”

“哎哟，你可真气死我了！”鲁爹摸着心口，两眼一黑，好像天都要塌了。

2.外出避风头

晚上，鲁家老小坐了一堂商量，鲁妈说：“咱家就一根独苗，可不能真叫单家庄逮去打断了腿！”鲁老爷子大骂鲁爹：“都怪你！要不是你贪图人家富贵，出卖祖传的龙凤钗，哪来这等破事！现在好了，龙凤钗没了，连孙子也要遭殃！”鲁爹也一肚子气，可又不敢再还嘴。

这结亲的事，现在后悔也晚了，单庄主已差了七八个人四处游荡，保管一见到鲁对就绑他走。

“要不让儿子去我娘的老家躲躲？”鲁妈出了主意，“我爹妈刚搬到城里不久，现在双流村的老屋也空着，正好让孩子住那儿，好对付一阵子。”

鲁爹发愁道：“这个法子好是好，不过现在单家庄的人都在外面四处游荡，可不好走啊！”

大家一想起这个，又不禁唉声叹气，最后只能将鲁对暂时藏在家里，不让他出去。

又过了三天，鲁爹兴高采烈地回来报告：“单家庄的人都撤了！”

鲁老爷子问：“出什么事儿了？”

“听说是单家送给胡司令的一批货给牛角山的山贼劫走了，他们

正焦头烂额呢！”

鲁老爷子立马说：“那正好，趁机把孩子送去双流村！”

说走就走，双流村的老屋没人住，鲁爹鲁妈唯恐鲁对受饿，给他准备了一缸米，还备了一条腊肉干。可鲁对又胡闹起来：“再来一缸米，腊肉干也再要一条！”

“一缸米足够你吃上两月！”鲁爹一巴掌打在他脑门上，“你当米是大风刮来的！”

鲁对还是不罢休，还是鲁妈经验丰富，再抬一个空缸，将米分在两缸中，又将腊肉掰作了两段，方叫鲁对心满意足。



临上驴车时，鲁对又闹起来，非说“一头驴”的车不坐，若非告知他去的“双”流村，他是宁愿打断腿也不肯上车的。

鲁对只身有惊无险出了长河镇，这驴车的半日山路颠簸真叫他浑身不自在，一到双流村赶忙搬两缸米进木屋，发誓再也不坐驴车了。

日子渐趋平淡，鲁对撕了老屋门楣上对联的横批；给门装了第二把锁；每次做饭，总要等邻家刘老头煮完，借来他的锅凑成两个才能开灶；连屋里老柜中央的三个抽屉，都让他填成了左右两个……他古怪的脾气在小乡村里也不胫而走。

有一次，鲁对指指村后头的两座山峰，问背柴刚回来的樵夫张三哥：“二哥，那两座山峰生得真好看，像一对似的，叫什么山？”

张三哥脾气好，“呵呵”一笑：“那叫牛角山。你呀，不能总喊我‘二哥’，这样我二哥肯定不高兴了。也不能喊我‘四弟’，这样我四弟也不开心了。”

鲁对充耳不闻：“牛角山，跟两个牛角似的，真是一对！四弟，带我去看看呗！”

“牛角山可去不得！”张三哥急急拉住鲁对，连被喊错名都不顾

了，“那儿住了一伙山贼，穷凶极恶，领头的绰号独眼龙，杀人不眨眼呢！”

不知是张三哥的劝解生效，还是“独眼龙”这名字不合鲁对胃口，他倒是绝口不提了，只时而看看两座山峰遥遥相对，忍不住啧啧称叹。

3. 山贼来光顾

这天天气晴朗，双流村里忽然遥遥传来马群嘶鸣，接连一串“踢踢踏踏”马掌踏石之声。

“山贼来啦！山贼来啦！”不知谁大喊一声，整个双流村闻风而动，人若滚珠，家家户户门窗紧闭，顷刻悄无声息。鲁对吓得六神无主，躲在老屋中扒着木窗缝往外看，冷汗淋漓。

马蹄声响彻整个村庄，粗犷的声音来回喊叫：“谋财不害命！把粮食都交出来！交粮不杀！交粮不杀！”随之枪声、哭声、破门声、呼喊声四处响起，山贼们挨家挨户闯进去干架、抢粮。村里穷困，粮就是命啊，谋财实与害命无异。

“开门开门！”忽然一阵急促的拍门声，震得鲁对双腿一哆嗦，连滚带爬躲到灶台边上，只听“啪”的一声，门被踹开，两把锁“叮当”摔在地上，一个山贼扛一把环首刀，骂骂咧咧地跨了进来。

“你没耳朵啊！”山贼一把拎住鲁对的衣襟，扯着他摔出门去。

“饶命啊，饶命啊！”鲁对急忙求饶，“放过我”、“饶命”之类的话各重复两遍。

“是个软蛋，哈哈！说，粮食在哪儿呢？”

鲁对伸出两根手指，指指楼梯下的仓阁，山贼掀开两层油布，大喜：“好啊，有两大缸！”

一打开就失望了，那山贼啐一口唾沫，道：“穷乡巴佬！拢共半缸米你要分两口装？”说着，搬起一缸米就准备朝另一缸中倒。

鲁对那心中一颤，不知从哪来的勇气，忙过去拦着，说道：“大哥，大哥，要不你两缸米都搬走吧！”

山贼一脚踹翻鲁对，骂道：“你脑子给驴踢了！滚蛋！”说完，仍要倒米。

鲁对浑然不知痛似的，一把抱住山贼的腰：“大哥，大哥求你，要不我帮你搬，抢粮不能只抢一缸米啊！”

山贼又气又惊，用力挣脱，环首刀“刷”地一闪，鲁对“啊哟”一声滚了出去，站起来时，左肩上已开了一道深深的血口子，血“扑

哧扑哧”往外冒，染红了衣襟。

山贼见鲁对愣愣地盯着左肩头，心底也犯嘀咕，骂道：“不要命啊？赶紧滚！”心说这样总该吓住他了吧，骂完便转头再搬米缸。

哪知鲁对又扑了上来，一把就拧住山贼拿刀的右手：“大哥，大哥，你不能只抢一缸米，也不能只砍我左肩一下，这样我左肩有刀疤，右肩没有，怎么行？劳烦你再砍我右肩一刀，我帮你把米搬走，求你，求你了！”

山贼心里慌了，只觉被鲁对箍着的右手像戴着铁铐似的，他色厉内荏：“放开我！你个疯货！”他收刀，鲁对抢刀，这锋利刀尖在他眼皮下、鼻梢前颤抖，激得他浑身汗毛都竖起来了。



鲁对不知哪来的神力，猛一把将刀拧了过来：“你不来我自己来！”他“刷”地划在自己右肩上，顿时血流如注，可他半点不感到痛一样，反像大冬天泡进热水桶，畅快地舒了口气：“这就对了！”

那山贼哪见过这等面不改色拿刀往自己身上招呼的？他大喊：“妈呀，疯、疯子！”接着，他连滚带爬地逃出门去。

“大哥，你的刀！还抢米不抢了？”

鲁对浑浑噩噩、莫名其妙，好在保住两缸米，还得了一把刀，正喜不自禁，门口那山贼引两人进来了：“就是他！大当家、二当家，就是他！”

鲁对“当啷”把刀丢在地上：“几位大哥，我不是故意的，这些米你们拿走吧！”

“好小子！”那戴着黑眼罩的独眼龙，看鲁对双肩血流如注却面不改色，不禁赞不绝口，“不就是一缸米，你犯得着砍自己一刀？”

“这位大哥呀，倘若你将两缸米都抢走，我还能帮你搬缸呢！可你只抢一缸就不对了，哪有抢一缸留一缸的？”

刚才那山贼叫道：“大当家，我就说，这是个傻子！”

此时，二当家在旁阴阴不说话，大当家却“哈哈”大笑：“傻子好，傻子好！小子，你不要搬缸吗，还不动手？”

山贼喽啰一听，不情不愿，鲁对反而兴致高涨。二人一同搬两口缸到村口，倒不知谁抢谁了。

放下米缸，鲁对浑身舒坦，转身要走：“再会啦！”

“等等！”几个山贼已将他团团围住，鲁对四下一看，周围都是穷凶极恶的山贼，这才心慌了。

“小兄弟，跟我走一趟吧！”大当家笑眯眯的，那只独眼看得鲁对浑身难受。

“做什么？”

“哈哈，跟我上山当山贼吧！”众山贼纷纷应和，有人把鲁对架上马，一群人奔腾而去。

4.糊涂当山贼

鲁对就这么莫名其妙地被掳上山寨，当了山贼。

山寨位于牛角山中央的山谷里，除了一条秘密通道能过，其余方向俱是天险，进可攻退可守，所以牛角山的山贼一直为非作歹，无人能剿。

鲁对倒也自得其乐，可不是吗，牛角山有两座峰，正合他意。

鲁对刚来三天，就叫这伙山贼见识了“对先生”的威名：通铺一定只能睡四个，不能睡满五个；三个茅厕正中间一个，让他用不知从哪挖来的黄土给埋了；山寨只有南边一个正门，硬让他在北边的围篱上开了一个小后门。

若非鲁对这家伙是大当家亲自挑选入寨的，恐怕早让群匪给揍得半死了。喽啰把鲁对的行径报告给大当家，大当家却只笑笑说：“让他去吧！”

这天山寨大宴，酒肉管足，众山贼胡乱散坐，鲁对在椅上扭来扭去，时不时拨弄桌上的酒碗肉盘，总觉得屁股像针扎似的。酒足饭饱，忽听上首大当家喊他名字：“鲁对！鲁兄弟快上来！”

鲁对愣愣地站在中央，上首大当家稳坐，左右各有一把交椅，但只左边坐着二当家，右边空着。

“前些天，我遇见这位兄弟，他可真是条汉子，一刀砍自己肩膀，

眼皮都不眨一下，我一看他肩头的血，就佩服得五体投地！鲁兄弟，快拉下肩膀给大家看看！”

鲁对扭扭捏捏，还是两旁的山贼帮他扯下衣襟，两肩血口未合，狰狞对称，倒像什么勋章似的。

“大家说，这样的英雄该不该敬他一杯？”

“该！”众山贼齐敬。

“咳咳咳！”鲁对不知所措，脸涨得通红。

“众位兄弟听我一言！”大当家一拍桌子，“所谓英雄不问出处，前些天我们行动时，三当家不幸丧命，我当真痛心！”说罢眼泪从独眼中呼呼而下，众人心有戚戚。

“群龙不可一日无首，牛角山不可一日无三当家，我今日便提议，由这位英勇果敢的鲁兄弟做咱们三当家！”

满堂哗然，二当家一敲酒碗，那三角眼一瞪：“大当家！他来历不明，进寨不过几天，让他做三当家，众兄弟能服气吗？”

大当家一把将酒碗摔在地上：“混账！有谁不服气的，当场拿刀往自己肩上也扎这么一下，我也让他当三当家！”

众山贼被大当家的暴怒喝住，一时噤声不敢再反对。

二当家眼神中分明还有不服气，但碍于大当家的态度，他也不敢多说。

“我、我不要做三当家！”鲁对脑子一热，惊得大当家猛一抬头。

“你说啥？”



“我不要做三当家！”鲁对一想起三当家，浑身鸡皮疙瘩，“我可以做二当家，可以做四当家，但不能做三当家！”

此言一出，万籁俱寂，二当家气得将酒碗都捏掉一块，大当家却大笑道：“有志气！只要

你为众兄弟办事，就算大当家你也做得！大伙儿举杯吧，恭贺新任三当家！”

鲁对想再反驳的心，已给满堂热烈的气氛淹没了。

宴后，大当家把鲁对单独带到后院，笑道：“三当家，恭喜了！”

鲁对见着独眼大当家已是难受，听了“三当家”更受不了：“我不做三当家！我宁愿做四当家！”

大当家“哈哈”一笑：“刚还说想当二当家呢，真是傻里傻气。你要记住，以后开会议事，凡我说什么，你都应我说对，跟我一块儿压住二当家，迟早有一天这二当家就是你的！二当家想当吧？”

鲁对脑子迷糊：“二当家也不错，反正我不当三当家！”

大当家大笑着让鲁对走了。

5.冒出革命党

误打误撞成了三当家的鲁对更变本加厉，他将寨楼上原本的三个哨塔硬拆了一个，将寨门上三门土炮中间一门硬给撤下了，甚至差点儿砸了堂中大当家的那把交椅，好在给人发现拦住了，但这事还是惹得众怒不已。

大当家也渐感此人越发胡来，有一次开会，这鲁对非但不对他表忠心，反倒迷迷糊糊总称什么：“二当家说得对！二当家说得好！”

大当家当晚找来鲁对大骂：“你发什么疯？信不信我一枪毙了你！”鲁对委屈道：“他既有‘两’只眼，又是‘二’当家，他的话我自然听得进去！”这话气得大当家两巴掌把他扇出去，大骂：“滚出去！你个没用的蠢货！”

鲁对受了两巴掌，捂着两边的脸颊，倒也不恼，而是满山寨的胡窜，看见什么成单的全给改成双的，只消做这一件事就够他乐此不疲的。这时月光皎洁，他转过一个山岙，已到了寨子东角，发现这里竟还有个山窟窿，靠着山窟窿修了三道木牢门，里头乌漆墨黑，不知藏了什么。

这是什么？是山贼关人的牢房吗？鲁对探头探脑看了半晌，也没瞧清楚里头动静，反倒被三道牢门上的锁头给吸引住了。

“三个锁，三个锁……”鲁对念叨不停，浑身难受，当即不知从哪里找来一柄柴刀，“咔咔咔”将中央的锁给劈了下来。

锁头一掉，鲁对浑身舒坦下来，可又一激灵反应过来，万一从门里放出什么骇人的东西，可不危



险了？他正想溜之大吉，忽听身后黑暗的牢中一人说道："壮士！多谢救命之恩！"

一个高壮男子从黑牢中蹿到月光下，鲁对吓得亡魂丧胆："大当家！"

此人跟大当家长得一模一样，不过他穿着一件又脏又破的蓝皮军装，看起来比大当家憔悴甚多，而且他有两只完好的眼睛。

"壮士莫慌，我不是他！"

高壮男子说，自己本是革命党人，跟孪生胞弟一块儿参的军，在湖城和胡司令干了一仗，可惜败了，他正想带着残余十多人回去求援，不想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干革命没意思，自己有枪，还不如做土匪来得痛快。

"家门不幸啊，竟出了这么个贼子，我没防备他，让他钻了空子夺走了军权，他带着相信他的几个人夺了我们的枪，还有买军资的黄金，在这儿做起土匪来了！真丢我们革命党人的脸！"

鲁对对什么打仗、土匪半点不感兴趣，但一想这世上竟有两个大当家，心中的欢喜溢于言表。

那男子略有戒备，道："他一直想劝我跟他合伙，助他称王称霸。兄弟，你莫非也是山中土匪？"

鲁对摇头不是，点头也不是，便将自己这几天来的遭遇说了个遍。

"这是他想压制住二当家呢！原本支持他的三当家死了，他这大当家的位子就坐不稳了，还不如扶持一个傀儡三当家上来，可没想到兄弟你天赋异禀，居然一眼识破他的奸计！厉害，厉害！"

鲁对摸摸脑袋"呵呵"笑："是吗？"

"不过，兄弟你快走吧！赶紧找个借口下山，你没成他的傀儡，他一定不会放过你的，定再找个人来替你，你要小心了！"

"那你呢？你也要逃吗？"

那男子话音中带着悲凉："怎么逃？这个山寨只有一个寨门，门前三个哨站、三门土炮，我在这里插翅难飞！"

"不会啊，山寨还有一个小后门，就在北边的围篱上。"

高壮男子大喜过望："此话当真！"

"当然，还是我前些天亲自凿的！你想，这前门有了，怎么可以没有后门？"

"兄弟，你真是我的命中福星！"男子夺过鲁对手中的柴刀，将右边一个锁也砍下，那牢房中又

出来两个人。三人喜不自禁，朝鲁对一拜，说：“大恩不言谢！兄弟，跟我们一块儿走吧！”

鲁对瞟了一眼左边那个还没打开的牢房，问道：“那里面关了什么人？”

“那里头是个疯子，跟我弟弟也多半有仇，别管他！兄弟，我弟弟常来这儿劝降我，趁现在没人，咱们快走，免得夜长梦多！”

鲁对嘟囔了一声：“你们先走，我随后就来！”

三人对视一眼，不敢怠慢，鲁对见他们手无寸铁，也不好意思要回自己的柴刀了。而他留下，正为了仅剩的那把锁，这把仅剩的锁，仿佛刀架在他的脖子上，他都挪不动步子。

可四下里寻了半天，愣没再找见柴刀、斧子什么的，鲁对无奈搬了一块石头，一下一下敲着锁头，沉闷的“当当”声在静夜中响个不停。

“你干什么！”大当家突然从后头冒出来，惊得鲁对赶紧回头，也恰在此时，手里敲了最后一下，仅剩的锁头断裂掉在地上。

“你把他们放走啦？”月光里大当家的那只独眼充满血丝，一把掏出手枪，“说！你是不是奸细！”

鲁对慌忙举起手，手里的石头掉在地上，他赶紧摇头往右边两个牢房缩：“是……不是！大当家饶命！我不是奸细，我只是打锁来着！”

“混蛋！枉我这么信任你，你竟敢背叛我！”大当家脸都气紫了，一只独眼气得突出来，月光一照又明亮又狰狞。他逼上前，拿枪指着鲁对的脑门，吓得鲁对牙齿打颤，话都说不出来。

“你……”

突然左边牢房中猛地扑出一个黑影，一下子就跟大当家两人滚成一团，鲁对吓得既不敢上前又不敢逃跑，心中反而冒出奇思妙想来：这两人截然不同，可滚在一起倒也挺像一对的。

“我的眼睛！”大当家哀号一声，随即是一声枪响，大当家推开身上的尸首，枪也掉在一边，他两手颤巍巍地摸着脸：“我的眼！我看不见了，看不见了！”

6. 乱枪里逃亡

大当家的黑眼罩已掉在地上，露出右边空洞的眼眶，而左边的眼睛血流不止，一看眼球也不见了，

仿佛在雪白一片的月光中挖了两个窟窿。

那只眼球被躺着的那个尸首穿在指甲上，他指甲快有十厘米长，也不知被关了多久。鲁对倒是松了口气，没有眼睛的大当家，看起来顺眼多了。

刚才那一枪的回声，惊起无数山间飞鸟，不知是否鲁对的错觉，枪声似乎越来越响，越来越多，越来越近，直到“轰”的一声炮响，那坐在地上的大当家猛地弹起：“敌人攻寨，敌人怎么会攻寨！”

山寨中炮声、呼喊声、厮杀声不停，顷刻间就已逼近了，只听隐约有人在高声大喊：“大当家，胡司令已攻上山来了！还不快快束手就擒！”

鲁对听出那是二当家志得意满的声音，大当家歇斯底里：“该死！该死！他竟敢出卖我，他也敢出卖我！”

就算以鲁对糊涂的脑瓜也想得明白，这定是二当家引人上山来的，二当家向来不服大当家，他有异心，几乎尽人皆知。

喊声越来越近，大当家仍如困兽咆哮，鲁对叫道：“大当家，咱们快走吧！”他不由分说背起大当家就往后门跑了。

“叛徒！叛徒！你们都是叛徒！”大当家不停捶打鲁对的肩膀，身后枪声、喊声越来越近，脚边的泥地里时不时蹿起一撮火苗，那是打歪的枪子儿。



“都是你！哨站少了，炮也少了，都是你害的！要不是你，二当家怎么会投靠胡司令？都是你！”

大当家语无伦次，状如疯魔，突然伸手勒住鲁对的脖子，鲁对半张脸涨得

通红，胸口像着了火似的，但脚下仍然大步流星。这背着一个人跑步还是头一回，鲁对也正头一回感到自己不是一个人，便连路边三块石头、一棵松树、五朵野花也没注意了。

渐渐地，大当家手松了、软了，声也小了、轻了，身后枪声、喊声愈来愈远，鲁对胸口又吸进一口湿凉的空气，"啊啊"放声大喊起来。

终于跑不动了，鲁对跌在一条溪旁，大当家也滚落下来，鲁对气喘吁吁地一看，大当家背后竟然中了两枪，难怪一路他越来越虚弱了。

"大当家，你没事儿吧？"

大当家已出气多进气少，神智迷离："你、你干吗救我？"

鲁对尴尬一笑："原来你只有'一'只眼，我不喜欢你。可现在你没有眼睛了，我就不讨厌你了。而且你哥哥跟你长得一模一样，你没了就只剩他一个了，我可不想让你死啊！"

大当家咳出几口血，"咯咯"笑了："是这样，



是这样……寨里，那三个茅厕，中央被你填的那个，往后三尺，有东西留给你。"

鲁对不知所措，而大当家说完，似乎再也没力气了，不一会儿，脑袋一歪，嘴唇一抽，动也不动了。鲁对呢，只能一个人上路了。

说起来，胡司令不单单是攻了牛角山，他还来打长河镇了！就在他攻下牛角山的两天后，胡司令围了单家庄，还抓了对先生的老爹！

单家庄迎客厅里，胡司令满脸虬须，高坐在上，身边跟了两个荷枪实弹的副官，底下单庄主、鲁爹二人也坐在椅上，但抖抖索索，坐不踏实，只怕有半点风吹草动，就要坐到地上了。

"单庄主，你要献给我的宝贝

呢？”胡司令牛饮茶水。

单庄主咽着唾沫，道：“司、司令，宝贝给人抢走了，我跟你报告过的！”

“混账！”胡司令“啪”地一拍桌子，两个副官举枪一指，单庄主瘫坐在地。

“你他娘还想骗我？我刚刚得报，两天前牛角山的独眼龙一伙已经给我尽数灭了，搜遍整个寨子也没找到什么龙凤钗，你还想骗我？”

“司、司令！我真的没骗你啊！老鲁，你快把你那一半拿出来，快啊！帮我说说，老鲁！”

胡司令一抹胡子，道：“什么一半一半？”

鲁爹哆嗦着从怀里拿出一个木盒，一个副官走过去一把夺过，交给胡司令。

“这是什么？这算什么！”木盒里是半支钗子，不起眼，也不算精致，胡司令都没心思再看第二眼。

鲁爹哆哆嗦嗦地说：“司令，这是龙凤钗中的凤钗，要跟龙钗合在一起，才能显出精妙……”

“砰”，话未说完，木盒连同凤钗一并砸在鲁爹脑门上：“这他娘的叫凤钗？你他娘存心耍我是不是？我告诉你单庄主，我出兵攻打牛角山，既费粮草又费弹药，到头来什么也捞不着，这可是你说什么龙凤钗是绝世宝贝的啊！今天你要是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，我就封了你的庄子，充作我的军饷！”

图穷匕见啊！单庄主手脚冰凉，胸闷至极。

这时，门外跑进一个军官：“司令，我们抓住一个闯庄的人，说想花钱买他们的命！”

“哦？带进来瞧瞧！”

7.对先生回乡

两个军官推着一个人走了进来。

“鲁对！”鲁爹大喜，还以为儿子早让山贼给枪毙了呢，他激动地说，“我的儿啊，你没死！”

“爹，我差点儿就回不来啦！”

“都他娘住嘴！小子，你这是自投罗网来了！”胡司令跷起脚来，“说说，你有多少钱能买人命？”

“司令，多少钱才能卖啊？”

“别想讨价还价！”

鲁对心里惴惴不安，好在这几天经历的事壮了他的胆，他把扎起来的衣兜一解开，明晃晃竟掉出四根金条来。

胡司令一见，双眼放光：“拿

过来！”他把玩着金条，爱不释手，用牙一咬：“可以啊小子，这金条不假啊！”鲁对松了口气：“司令，这些钱可够了？”

胡司令眼珠子转了转，一吹胡子：“够什么？这金子，原本就是我的，你一个穷小子哪里得来的金子？”

“你——”

“你什么！本帅仁慈，不计较你偷盗之罪，你还想怎样？”

鲁对一时气得话也说不出。

胡司令口风一转：“不过，念你献金有功，这样吧，给你们三天时间，三天后倘若还没有龙凤钗献上，这单家庄我可就收定了！”看来，胡司令不但要吞了金条，还想吞下整个单家庄。

鲁对一听“三”天，浑身又不自在。

胡司令见鲁对扭捏的样子，威胁道：“怎么？嫌三天不够？”

鲁对实在忍不住了：“别三天，四天如何？若不答应，要么干脆两天也成，就是不要三天！”

一听鲁对这话，一旁的鲁爹、单庄主痛心疾首，这是那小子的老毛病又犯了。

胡司令愣了好半晌，“哈哈”大笑：“有趣有趣，看在这四根金条的面上，就四天！四天后我再来，交不出宝贝，这单家庄就归我了！”

胡司令的人马呼啸而去，只留了两人监视单家庄。

单庄主瘫坐在地上：“吾命休矣！吾命休矣！”鲁爹安慰他：“亲家公，咱们想想办法，说不定能找回龙钗呢？”

“没用的，就算找回来，这头老虎也不会放过我单家庄的！我真是与虎谋皮啊！”

“我们得先给女眷报个平安！”出事后，单庄主将府中女眷都转移到了鲁家躲着，好歹两家还结着亲，成了一根绳上的蚂蚱。

单庄主安排了一人前去报信，方才心不在焉地跟鲁对父子说起这些天来发生的事。

原来龙凤钗分作龙钗、凤钗两部，二者合一那便是惊天的宝贝，二者分开，看起来便一文不值了。那日，鲁爹向单庄主展示了龙凤钗的神妙，单庄主看呆了，当场答应鲁爹的求亲。鲁爹特意留下龙钗作为信物，答应待结亲之后再奉上凤钗。

也怪单庄主心急，一心想着向胡司令献媚，他一封信送出去，说要给胡司令献宝，胡司令果然颇有

兴趣，回信令单庄主即刻就把宝贝给送去。见胡司令催得急，单庄主也等不及鲁爹的凤钗了，就先派人给胡司令送龙钗去。哪知半路龙钗给人掳走了，偏偏胡司令此人贪婪、无赖，竟借着这个由头要强占他单家庄！

“人心不古，人心不古啊！”单庄主悔之晚矣。

鲁对听了，问：“爹，那龙钗上头，是不是七歪八扭，有许多怪异的纹路啊！”

“是啊，”鲁爹突然想起儿子从没见过龙凤钗，惊道，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当下鲁对将自己被掳上牛角山的遭遇粗略一说，说及大当家有东西留给他，鲁爹、单庄主绝地逢生般欣喜若狂：“你见到龙钗了？”鲁对老老实实回答：“不止龙钗，还有五根金条。”

“嘿，你怎么不带回来呢？”鲁爹骂道，随即明白了，这有啥好问的呢？人家金条都只取了四根，更何况这一件稀奇古怪的玩意儿呢？

“一线生机，一线生机啊！此处距离牛角山山寨，要两日路程，来回正好四日。若非你最后争取到了四天，便是知道也来不及了。好，好，我的儿啊，你当真是福星啊！”

单庄主当即备了一匹好马，令鲁对再跑一趟牛角山。

俗话说天理循环报应不爽，不止鲁对是那革命党人、单庄主的福星，那革命党人更反过来也做了鲁对的福星。

第三天夜里，湖城忽然炮声大作、枪火四射，整整响了一夜，火光冲天。到第二天清晨，鲁对匆忙赶回长河镇，就听见卖报的报童在满街大喊着：“革命党大胜！湖城解放啦！”

单庄主死里逃生，站在庄门前恍如隔世，喃喃说着：“四天，刚好四天！”

鲁爹满眼泪光地对单庄主说：“亲家，我们要结亲！就算打断我儿的腿，这亲也得结！”

单庄主忙道：“使不得，使不得！亲一定要结，但鲁对……不，是对先生！对先生可是天降福星，天神下凡！那些革命党人就是他的天降神兵啊，他也是咱们的福星啊！”

单庄主后来逢人就这么说，对先生的传奇名声，也就这般传开了。

对了，后来对先生竟然答应跟单小姐成亲了！

问其原因，原来当日鲁对风尘仆仆赶回，送回了龙钗，当龙凤二钗合并为一时，宛如龙腾九霄，凤翎展翅。龙钗织成凤尾，凤钗合做龙首，原本平平无奇的龙钗、凤钗，合一块儿后尽显华贵，堪称珍宝。

数日来的离奇经历涌上心头，对先生忽然就明白了，一对不一定是一模一样的，一对也可以有点儿差别，我长之处你短，我矮之处你高，两者合在一块儿，就跟这龙凤钗一般成了全新一个，那才叫真格儿的一对呢！



待对先生回到家中，更明白了这个道理。他发现单小姐给厅中的两张桌子都加了椅子，一张家人用，一张留给仆从；他发现原本的两半缸米都装满了，一缸大米煮饭，一缸小米熬粥；他发现厅中的两个花瓶，一个里面插上月季，一个里面插上玫瑰，竟也相得益彰。

成亲那日，对先生将龙凤钗簪在单小姐发髻上，他觉得自己不再是一个人，他成了一对的一部分。

哦，是了，直到这时，咱们的对先生方才知道，单小姐的全名原来正叫做单双双呢！

（**发稿编辑**：丁娴瑶）

（**题图、插图**：杨宏富）

故事看过瘾了吗？轮到你出手了，给我们的中篇故事栏目投稿吧。在这个栏目里，我们欢迎这样的故事：1.题材新颖，视角独特，能引起读者的兴趣，尤其欢迎反映当代生活的作品；2.情节曲折生动，线索脉络清晰，故事性强；3.人物形象鲜活生动；4.篇幅在10000字至15000字之间。热情期待您的来稿。优秀作品除了能得到优厚的稿酬，还有机会拿到千字千元的奖金。来稿可从邮局寄发，邮寄地址：上海绍兴路74号《故事会》杂志社，邮编：200020；也可从网上传递，本期责任编辑信箱：dingxianyao@126.com。



故事会微信号：story63，欢迎添加故事会微信，参与互动！

· 神探夏洛克 ·

珠宝店里的表

一家珠宝店因故关门停业了三天，第四天上午刚营业，就来了一位顾客，说要看橱柜里的手表。老板丘吉亲自打开橱柜，让他选择。不过，这位顾客拿起一块表摆弄了一阵，问了价钱后就走了。他刚离开不久，丘吉就发现靠门的橱柜里少了一串名贵的珍珠项链，他吩咐店员关门闭店，然后报了警。

很快，夏洛克和一众巡警就赶到了珠宝店。丘吉迎上去说："我觉得应该是个惯偷，他的动作太快了，连我也没有看出来。"夏洛克问道："那个人长什么样？"丘吉说："高个子，戴茶色眼镜，衣着很考究，不过，脸我没看清。"

"如果他是惯偷，档案里一定有他的指纹，而这店里也会留下的。"

"只怕不会，我看见他刚放下表，就立即戴上了手套。"

"那么表上一定会有的。"

丘吉愣了愣，说："可这橱柜里挂着一百多块表，凡是来买表的顾客都要摆弄一番，要找到有他指纹的那块实在是太难了。"

"不，这不难。"说着，夏洛克用镊子夹起一块表，"就是这块。"很快，警方在那块表上取下了罪犯的指纹，并根据这一线索，查出并逮捕了罪犯。

你知道夏洛克是怎样找出那块留有犯罪分子指纹的手表的吗？

超级视觉　看图猜成语

两位文人相见，互相调侃道："好久不见，你我都胖了！"

请根据这一场景，猜一个成语吧。（要利用字的双关含义哦）



疯狂QA

医学上把痛分为12级。第1级是被蚊子叮咬时的痛，第12级，也就是最痛的一级——是分娩时的痛苦。那么请问，第13级的痛是什么？

想知道答案吗？



1. 您可直接扫描右侧二维码。
2. 登录http://t.cn/RNJvVlt。
3. 购买2017年11月下《故事会》。

动感地带，与您不见不散！上期答案见本期P16。





·诙段子·

这些诗人遇到了麻烦

柳宗元被捕了，在狱中遇到了李白，问因何入狱，李白说："造谣罪，飞流直下三千尺，人家量了，没那么长。"

柳宗元说："彼此彼此，我说了句千山鸟飞绝，有人举报树上还有一只。"

正感叹时，李清照被收监路过，众人惊问：弱女子怎么了？答道："常记溪亭日暮，沉醉不知归路。"涉嫌酒驾，被拘留。

（**推荐者**：郭卫阳）



家庭武术发展史

- 结婚一年，女人用的是狮吼功，怒了就大吼一嗓子；男人用的是七伤拳，自虐泄愤。
- 结婚三年，女人用的是鹰爪功，生气的时候就挠人；男人用的是太极拳，躲闪中也敢还手。
- 结婚七年，女人用的是如来神掌，谁惹她，拍死谁；男人用醉拳，喝醉时，也敢主动出击了。
- 结婚十年，女人和男人不再比拳脚，他们开始动刀动枪……

（**推荐者**：史志鹏）

微信铭

路不怕远，有网则近。
友不悲疏，有言则亲。
斯是微信，任君纵横。
消息走千里，杂帖转万群。
欢聚无饮宴，畅叙有幽情。
可以传语音，通视频。
无欠费之愁苦，无延时之揪心。
彩屏装世界，锦袖藏乾坤。
尚书云：何微之有？

微，而不微，承载万千；信，不全信，皆在于心。

（**推荐者**：郭卫阳）



有些歪理挺有道理

- 每个人出生时都是原创的，可悲的是，很多人渐渐成了盗版。
- “赢一盘就不玩了”是一个时间黑洞。
- 人生三大失败：知识不足以和人讨论；财力不足以满足欲望；人品不足以获得信任。
- 如果你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各自玩手机很没意思，不妨试试交换一下，玩玩对方的手机，保证特别有意思！
- 我现在的社交状态大概是：生死之交遍布天南地北跨越国界，同城找不到人约饭。
- 在反复要求微辣、结果却被辣哭之后，我体会到了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历史意义。
- 虚心使人进步，进步使人骄傲，骄傲使人落后，落后就要挨打，挨打使人虚心。

（**推荐者**：周继红）

萌萌的气象局通知

原约定，今天凌晨要来的暴雨，因半路资金不足，耽误了点儿时间，或许今天下午至夜间赶到，请市民再耐心等待！具体情况等雨下了，气象台会再报给市民。

气象台温馨提醒：今明如果不下雨，那就看后天的了。美女们最近几天不要穿裙子，容易被撩，雨是好雨，但风不正经！

（**推荐者**：欲何依）

那些心酸的单身铁证

- 手机相册里全是老师的 PPT。
- 通话记录里全是妈妈的号码，短信都来自 10086。
- 一放假就回家，一放假就回家，一放假就回家……
- 聊天软件里，表情包太多了，斗图从没输过。
- 不洗头照样出门。
- 跟男生出去，任何时候都抢着买单。

（**推荐者**：潘光贤）

（**本栏插图**：孙小片）



天下第一驴

曾凡洪



张二愣有一头大黑驴，他把这头驴当作宝贝，从不让它离开自己的视线，闲暇时，他就骑着驴乱逛。

这头驴是张二愣他爹临死前留下的。张二愣他爹是驯驴高手，把这头驴调教得一点脾气没有。张二愣从小脑袋不太好使，娘又死得早，爹临死前不放心，再三关照张二愣，这头驴不一般，它是“天下第一驴”，将来荣华富贵都靠它，一定不能犯浑，要好好待驴。

这天，张二愣骑着驴路过村头算命摊，驴尾巴扫倒了签筒，吴半仙没好气地骂了大黑驴两句。大黑驴没发脾气，张二愣发火了，嚷嚷道：“你别瞧不起我这驴，这是天下第一驴！”吴半仙嘲讽地说：“那是你老子封的，算啥？皇帝老子封的天下第一，才算真正的天下第一。”张二愣较真起来：“你等着，我这就上京，叫皇帝给咱驴封个天下第一。”说完，他赶着驴上了官道，往北而去。吴半仙又好气又好笑，嘟囔道：“你以为京城是你二大爷家啊，说去就去；你以为皇帝老子是你亲爹啊，说封就封？我看你是傻子天下第一！”

张二愣骑着大黑驴在官道上走了一阵，前面出现一个路口，他不

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。他正焦急，看见远远地来了顶轿子，心说，去问问路，就拍着大黑驴冲了过去。大黑驴撒着欢跑，收不住势头，眼看就要撞上轿子。衙役一把拉住大黑驴，顺势把张二愣掀翻在地。

轿子里是上任不久的县太爷庄大运。这庄大运不学无术，是总督大人亲侄儿，靠这层关系捐了个知县。庄大运听说有人冲撞官轿，就钻出轿子一看究竟。庄大运从小生长在南方官宦之家，从没见过驴，一见就喜欢上了，一时兴起，拉过来就要骑。张二愣忙嘶喊道："这是我的驴，你不能骑。"庄大运瞪眼说："你冲撞官轿，本该治你的罪，你瞎嚷嚷什么？再嚷嚷，把你投进大牢。这驴，让本县骑着玩玩。"张二愣说："你骑了我的驴，我怎么办？"庄大运一指轿子说："那就换换，反正离县城不远，玩玩就得了。"张二愣啥也不管，一屁股坐了进去。

庄大运让轿子在后面慢慢跟着，自己骑着驴疯跑，边跑嘴里边吆喝，爽快得很。哪知急转弯时一个不留神，撞进一群队伍里，被掀翻在地。待到庄大运定下神来，冷汗就冒了出来，好巧不巧，那是刘知府的队伍。

刘知府本是找庄县令例行巡查的，没想到庄县令骑着驴冲撞了他的官轿。刘知府本来就讨厌他，这次抓住了把柄，正好把他革职。刘知府当即令人扒下庄大运的官帽、官服，连带张二愣和大黑驴一起解往总督府，要求革了庄大运的职。

总督大人接到奏本，心说：不就是玩玩驴吗？多大点儿事。他压下奏本，让庄大运先休息，日后换个县去当知县。至于那头驴，总督大人听张二愣说这是天下第一驴，就想尝尝驴肉，看看味道到底有何不同。他把驴留在了总督府后院，让人把张二愣打发走了。

过了几天，总督府管家指挥家丁在后院杀驴。那驴本来温顺得很，可这会儿蹶起后蹄乱踹，没人近得了身。这边正闹腾着，后院门口传来张二愣杀猪般的叫声："还我驴来，还我驴来！"这还了得，闹事闹到总督府来了。管家火了，喊道："给我把那小子乱棍打走！"他转头又冲杀驴的喊道："把总督大人的长矛抬出来，我就不信戳不死这驴！"

几人刚抬出长矛，就听见总督的跟班边跑边喊："矛下留驴！"

原来，当初刘知府把庄大运解




往总督府的同时，给恩师马阁老写了封密信。他知道总督大人肯定会袒护侄儿，便让恩师趁机参奏庄总督一本。马阁老素来与庄总督不和，接到密信后，马上拟了一封密折，趁和皇上下棋之际，交给皇上。皇上看过密折，心里门儿清，内臣和外官争斗，正常不过。但他觉得，小小县官如此自由散漫，有必要杀鸡儆猴，震慑官场，于是就下旨，派锦衣卫来提取庄大运等人，要殿审。密信加急，驿卒日夜兼程，恰好在关键时刻，救了大黑驴一命。

皇帝召集百官殿审，把庄大运狠狠批了一顿，革职充军，并趁机训斥百官，吓得百官胆战心惊，不敢作声。殿审完毕，皇上让太监把驴牵到内宫，让张二愣返回原籍。

回到内宫，皇上对管牌子的太监说："朕今晚不翻牌子，要骑驴。"原来，他想效仿晋武帝司马炎的风流韵事，司马炎坐羊车，他骑驴，驴停在哪个妃子的门前，他就在哪里过夜。再说了，皇上长这么大，只骑过马，还真没骑过驴呢！

就这么着，皇上玩了两天，兴致正高，却发现大黑驴蔫了，一问管事的太监，才知道大黑驴不好好吃料。皇上明白这是驴恋旧主，当即发话，让张二愣进宫。

张二愣正愁没有回家的盘缠，绝望之时，几个锦衣卫来到他面前，嚷道："张二愣，你沾驴的光了，好事来了。"锦衣卫把张二愣带到宫里，让他专门喂驴。大黑驴被张二愣喂习惯了，看见张二愣来了，胃口大开。吃好睡好，精神头自然就好，走起路来雄赳赳气昂昂。皇上一高兴，就召见了张二愣。张二愣不知道天高地厚，见皇上夸驴，就说："皇上，我这驴可不一般，是天下第一驴！"

皇上听了，一高兴，传来笔墨，御笔一挥，写了"天下第一驴"五个大字，让太监做了个镀金牌子，挂在大黑驴的脖子上。既然封了驴，驴主人总得封个一官半职吧。皇上对内阁官员说："你们商议，随便给个禄位吧。"

内阁官员们急忙聚在一起商议。有人说，干脆阉了张二愣，进宫封个六品太监，专门养驴。内阁首辅马上反对说："这是个浑人，弄进宫里，不是添乱吗？我看皇上也是一时兴起，过些日子兴致淡了，还不得撵出宫去？封个七品侍卫得了。"御前侍卫最低六品，封个七品，完全是忽悠张二愣，不把他当回事。张二愣却乐得傻笑，七品，和县太

爷一个级别，他当官了！

首辅大人真是说对了，过了段时间，黄河涨水，皇上忙于处理政务，没兴致骑驴了，吩咐把驴好生送回原籍喂养。首辅大人却犯难了：皇上说返回原籍好生喂养，这是一个活话，万一哪天皇上闲了，想起来了，又要玩驴，找他要驴怎么办？再说了，这可是皇上御封的“天下第一驴”，不能等闲视之。

经过深思熟虑，首辅大人决定派人护送“天下第一驴”和张二愣回家，在他老家划了一块地，起了一所大院子，叫做“驴苑”，给张二愣专门养驴，并征了一座山和一大片草场，作为大黑驴的食料场。张二愣享受七品侍卫的俸禄，由地方供奉，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养好“天下第一驴”，随时听候宣召。



大黑驴是皇上骑过的御驴，张二愣不敢再骑，怕别人告他欺君大罪。他每天牵着驴到处溜达，所到之处，百姓对他和驴都毕恭毕敬。

这天，张二愣牵着驴溜达到了算命摊前，对大黑驴说：“你用尾巴扫摊子，看他还敢不敢骂你。扫啊，扫啊，扫啊！”任他怎么说，大黑驴就是不动。

旁边可急坏了吴半仙，这驴如今是皇家御驴，莫说扫倒他的东西，就是踩烂他的东西，他也只能打落牙齿往肚里吞。吴半仙又是打躬又是作揖，好话说了一大堆，好不容易才劝走一根筋的张二愣。

看着悠哉远去的驴和张二愣，吴半仙心里直嘀咕：我这算哪门子半仙？人家张二愣的爹才是真神仙！看看如今，大黑驴真成了“天下第一驴”，给张二愣带来了荣华富贵。

吴半仙酸酸地骂了一句：“瞧这世道，真是混账！”

（发稿编辑：陶云韫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孙小片）



相亲



张 澍

大龄未婚的他参加了电视台的相亲节目。提问环节，女嘉宾们向他提了各种问题，一会儿工夫，场上的灯已经灭了12盏，这说明已经有一半的女嘉宾否决了他。她们的理由各不相同，但他知道，那些理由都是假的。

比如有人问："你喜欢看韩剧吗？"他回答："不大喜欢。"灯灭了，女嘉宾说："对不起，可我喜欢，我不希望以后在我看电视时，有人在旁边时刻盯着遥控器。"

又比如有人问："如果我和你在一起，你会反对我养宠物吗？"他回答："不反对，我本人就养了一只拉布拉多犬，它很乖，我相信你也会喜欢它。"灯灭了，女嘉宾说："可是我爱养猫哦，我怕毛毛被你的狗欺负。"

假的！都是假的！他知道女嘉宾们真正的灭灯理由是什么，只是她们说不出口而已。他有点后悔来参加这个节目，要不是16号女嘉宾的灯还亮着，他也许早已提出退场。16号女嘉宾是他的"心动女生"。

这时，16号女嘉宾发问了："你喝酒吗？"

这个问题，让他本就不平静的心又“咯噔”了一下。显然，16号女嘉宾也发起了攻势。“你喝酒吗”——这问题更像是一个陷阱！

“你喝酒吗？”16号忽闪着眼睛又问了一遍。

他略一迟疑，终于回答：“我不喝。”

这个回答也是假的。他何止喝酒，他几乎算得上是时常酗酒！尽管他有他的理由，但他不敢说实话，因为实话会成为16号灭掉灯的理由。

灯没有灭。他英俊而又忧郁的脸上终于有了点血色，但是，下一个环节很快让他面无人色。

节目组暗中采访了他的朋友。朋友在VCR中大谈特谈：“他这个人真的很好，会关心人，脾气好，也很有头脑，我相信跟他在一起的女孩是很有眼光的，一定会得到幸福！只是要记得，千万把家里的酒都藏好，因为他太爱喝也太能喝了！”

全场的哄笑声响起，与之相伴的是一盏接一盏的灭灯声。他知道，她们终于得到了机会。而在这时，他不知怎么突然有了勇气！

眼看16号的手也伸向了灭灯按钮，他大声说道：“请等一下！”

主持人连忙示意全场安静，他看着16号的眼睛说：“对不起，我刚才说了假话，但这不意味着我是一个不真诚的人。下面我要说真话——你就是我的‘心动女生’，为了你，我从今往后再也不会喝酒了。我以人格保证，刚才的假话现在已变成一个真心的诺言！”

他的话足够动人，观众不由自主地为他鼓起了掌，全场的目光都变成了期待——看着16号。

灯灭了，悲壮的音乐声响起。

他平静地问：“能告诉我为什么吗？”

16号有些不知所措，她吞吞吐吐地说：“我不能接受欺骗和谎言。”

他沉默良久，说：“谢谢你，我也不能。”然后向大家微微一鞠躬，转身离开。

他没有钱也没有权，屁股下面从来没坐过皮质的老板椅，也没坐过舒适的豪车座椅，更糟糕的是，作为一个优秀的因伤退伍兵，他必须坐在这样一把椅子上——他双手划着轮椅慢慢离开。

（推荐者：罗　洁）
（发稿编辑：吕　佳）
（题图：孙小片）



延时报仇

陈　新

约翰是个富翁，这天晚上，一个蒙面人轻轻推开了他办公室的门，悄悄走到他身后，伸出双手用力掐住他的脖子。等约翰回过神来想反抗，蒙面人却松开了手。只听蒙面人叹了口气，就从窗户溜走了。

被这么一吓，约翰的心脏病犯了，住进了医院，经过治疗才有所好转。不过，约翰的体重严重超标，而且有很严重的“三高”，医生嘱咐他要节食，多运动，只有尽快把体重降下来，才能降低心脏病复发的风险。



出院后，约翰严格节食，外加运动，体重减了几十斤，身材没有以前那么臃肿了，人也精神多了，那次差点被人掐死的经历也被他淡忘了。开始锻炼时，约翰身边还有保镖陪着，后来约翰嫌他们碍手碍脚，就一个人单独行动了。

又一个晚上，约翰锻炼完后，一个人坐在公园的石凳上休息。这时，突然有一双手从背后掐住他的脖子，约翰突然想起了那个晚上的事，哀求道：“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，只求你饶我一命吧。你是上次在我办公室的那个蒙面人吗？我跟你无冤无仇，你干吗要杀我呢？”

蒙面人说：“很多年前的一个深夜，在贫民窟的街上，一个大叔不小心踩到你的皮鞋，你却不顾他的哀求，残忍地把他掐死了，他就是我的父亲。我现在要替我父亲报仇，用你对付他的手段来对付你！”

约翰绝望地说：“可是，你上次在办公室干吗不掐死我，为何要等到现在呢？”

蒙面人说：“你以前脖子太粗，我双手都合不过来，只好选择放弃。现在你的脖子瘦多了，终于可以掐住了……”

（发稿编辑：曹晴雯）





懒惰的邻居

■ 麻　坚

玛丽太太养了一条叫豆豆的狗，很乖巧，还会做各种各样的动作，常逗得她“哈哈”大笑。

这天下午，玛丽太太在家正逗豆豆玩，邻居艾莉丝来了。这个艾莉丝，是出了名的大懒鬼。玛丽太太问艾莉丝有什么事，艾莉丝说：“早上我父亲来我家了，所以我想带你家豆豆去我那里玩一会儿。”

玛丽太太听了很纠结，艾莉丝的父亲是个酒鬼，玛丽太太可不想让酒鬼的手来抚摸她的豆豆。艾莉丝似乎猜到了她的心思：“你放心吧，我不会让我父亲碰豆豆的。”见艾莉丝都这样说了，玛丽太太只好让她把豆豆抱走了。

过了十五分钟，艾莉丝把豆豆抱回来了。“这么快啊？”玛丽太太惊讶地问。艾莉丝笑笑，说：“有十五分钟就够了。”说完，她转身走了。艾莉丝离开后，玛丽太太把豆豆全身上下都检查了一遍，没发现什么不妥，这才放下心来。此后，每隔两天，艾莉丝都要来抱豆豆去她家，每次都是十五分钟，非常准时。

又过了几天，玛丽太太在路上碰见了艾莉丝的儿子雅各布，于是问他：“雅各布，最近怎么不见你妈妈来抱豆豆去你家玩了？”雅各布用手抹了抹鼻涕，说：“因为我外公早就离开我家了。”

玛丽太太点点头，说：“你外公走了，你家就没人喜欢狗了。”雅各布一听，正色道：“玛丽太太，你错了，我外公也不喜欢狗。”玛丽太太愣了一下，说：“既然这样，你妈妈还抱豆豆去你家干什么？”

雅各布叹了口气，说：“外公常常喝得酩酊大醉，吐了一地，可我妈妈又懒得收拾，就只好找你家豆豆来帮忙啦……”

（发稿编辑：曹晴雯）



老公出差了

■ 徐嘉青

刘强是个赶集会卖日用杂货的，这一天他正准备收摊，有个长相漂亮的年轻女子走了过来，刘强笑着问：“靓妹子，要点啥？”

年轻女子没有说话，看了看摊子上的物品，目光落到了一摞青花细瓷碗上，一番讨价还价后，年轻女子买下了十只，但要刘强给送过去。刘强一问地址，正好顺路，就答应了下来。



刘强把摊子收拾好，把十只青花细瓷碗放到副驾驶座上，开车到了年轻女子说的地方。结账后，年轻女子问刘强：“大哥，下个集市还来赶不？”刘强说：“赶。”年轻女子就说：“收摊后再给我送十只碗来，行吗？”

有人买东西，刘强当然求之不得。到了下次集市，他又把十只青花细瓷碗送到了年轻女子家。让刘强想不到的是，这次送完碗，年轻女子又提了相同的要求。

接下来，年轻女子一连买了四次碗。刘强想不明白，这到底是咋回事儿？就是家里人口再多，也不至于买这么多碗吧？看样子年轻女子还要接着买下去。

到了第五次，刘强终于忍不住问道：“靓妹子，我实在不明白，你买这么多碗干啥？”

年轻女子淡淡地说：“不干啥呀，就是用呗。”

刘强问：“你家有多少人，能用这么多碗？”

年轻女子笑道：“我家就我和老公两个人。是这样的，我老公出差了，要一个多月，可说好了刷碗的活儿是他负责的，这不，我买够六十只碗，好让他回来补洗。”

（发稿编辑：吕　佳）



催奶师

■ 李　锦



张大有是独生子，因家人宠爱，自小就好吃懒做，长大后正事不干，经常泡在网上打游戏，结婚后依然本性不改，这下老婆不乐意了，非逼着他找份工作挣钱养家不可。

张大有正在为如何糊弄老婆发愁，一则新闻让他眼睛一亮，他立刻有了应对老婆的办法。

这天早上吃过饭，张大有对老婆说："我准备干一份挣钱的工作，不过，你一定要支持我，如果你反对，就别怪我不出去干活。"

老婆一听，忙问张大有准备干什么工作。张大有"嘿嘿"一笑，说："我要做男催奶师！眼下，二胎政策放开，生孩子的人多。据了解，'催奶师'这个行当，收入可高了，催一次奶收费三百元，每天接一次活，一个月差不多能挣一万元。"

老婆气鼓鼓地说："男催奶师？你做梦吧！谁愿意找男人催奶？"张大有鼻子里"哼"了一声，说："你不同意，那就别怪我不愿意找活干啦！"

老婆愣了片刻，不动声色地说："既然你想做男催奶师，我支持你，不过，你学习催奶技术的师傅由我来找。"

张大有原本从网上知道，现如今确实有"男催奶师"这个行业，但他估摸老婆不会答应他去做这个行当，这样就顺理成章地断了老婆要他出去找工作的念头，想不到老婆居然答应了，没奈何，只好同意由她去找师傅。

第二天，老婆带来一个中年男人，让张大有跟他学习催奶技术。男人见到张大有，很热情地握住他的手，说："现在学习催奶技术的男人越来越少了，赶紧收拾一下跟我去奶牛场，我保证你三天之内就学会给奶牛催奶……"

（发稿编辑：姚自豪）



看你三天

■ 徐军欢

常磊是个歌手，为了闯事业，当了北漂一族。迫于生计，他买了个音箱，每天拿着一把吉他，在天桥下的地下通道卖唱。还别说，地下通道人流量大，每天赚来的钱够他生活费。

这天，常磊又在地下通道唱歌，一会儿，来了一个女孩，她在常磊面前停了下来，一直看着他，认真地听。常磊一曲唱罢，她就拍手叫着：“好！”

有了女孩的鼓励，常磊唱得更卖力了，而只要他唱好一曲，女孩就使劲地鼓掌叫好。这样的事以前也曾有过，不过一般都是只听两三曲就走人，没想到这女孩站在面前一听就是一整天，常磊这才注意起这个女孩来。



这是个长得美若天仙的女孩，笑起来脸上有两个小酒窝，甜甜的，让人看一眼都心醉。直到常磊收摊，女孩才恋恋不舍地走了。常磊有点不忍心，对女孩说：“喜欢听，你就明天再来吧！”

第二天，常磊刚摆好摊，那个女孩果真又来了。跟昨天一样，只要常磊唱好一曲，她就使劲鼓掌。

第三天又是如此，常磊想：莫非自己走了桃花运，这个女孩恋上我了？就在常磊为这个女孩心猿意马的时候，那女孩却不来了。

第五天，常磊跟往常一样来到地下通道，突然听到通道那头有个女的在唱歌，常磊走去一看，正是那个天天听他唱歌的女孩，她竟然也来卖唱了！女孩的声音婉转动听，那些过客纷纷给她扔钱。

等女孩唱好一曲，常磊走过去，说：“原来你也会唱歌呀？”

女孩一笑，说：“我对你的收入观察了三天，像你唱得这么烂的歌手，每天都能挣到生活费，我有什么理由对自己没信心呢？”

（发稿编辑：姚自豪）



大风吹

■ 宋炳成

最近，狗熊岭来了个考察投资的张老板。白天，村主任领着张老板看奇石、听松涛、品山泉、赏野花；傍晚，村主任拿出珍藏的老酒，和张老板对饮。天天好吃好喝地伺候，就希望引资的事儿能早日办成。

这天天一黑，村主任刚躺下，屋外响起了敲门声，是张老板的声音："主任你听，是狗熊的叫声吗？"村主任说："张老板，放心睡，哪有什么狗熊？是山里的大风吹。"

第二天晚上，村主任刚入睡，又被张老板叫醒了："你听，狗熊又叫了。"村主任说："你们城里人不懂，那是大风吹过松林的声音呢。"

天不亮，村主任秘密召集寨子里所有猎手，让他们务必将那头狗熊赶出狗熊岭，赶得越远越好。他要让张老板有安全感，好把他手里的一个亿都留在狗熊岭。

果然，第三天夜里，村主任睡下后，张老板没有过来吵醒他。

七天过去，张老板起身告辞，绝口不提投资。村主任忍不住打探："张老板，对我们这儿还满意吗？"

张老板拉着村主任的手，乐呵呵地说："满意，谢谢老哥这几天的热情款待。"说着，张老板掏出一沓百元大钞塞到了村主任手里。

村主任边推辞边说："张老板，见外了。你看，这投资……"张老板叹了口气，说："本来，我是打算在这儿投资的，可还是缺了点什么，以后再看吧。"

到嘴的肥肉没了，村主任急忙找招商牵线人打听。牵线人头摇得像拨浪鼓，连连叹气，说："别提了，张老板说我是大骗子。奇怪，你们狗熊岭明明有狗熊，可他连吃带睡了一周，竟然没找到狗熊的半点儿蛛丝马迹！"

（发稿编辑：陶云韫）



必须改口

■ 曹 钢

秀芹天生一副热心肠，邻里朋友之间谁有了难事，她都乐意帮忙。

单位新来了一名大学生丽丽，秀芹见她家是外地的，不但在工作上悉心指导，而且在生活上也经常关心她，每逢周末和节假日还邀请她到家里做客，没过多久，两个人就成了忘年交。

对于秀芹的帮助，丽丽打心底非常感激，总是一口一个“秀芹姐”，叫得特别亲热。



不过，秀芹发现最近丽丽突然改口了，“姐”变成了“姨”。

秀芹十分纳闷，故意跟丽丽打趣道：“嫌我老了？我还不到五十岁呢！”

丽丽一听，连忙解释：“姐，不，姨您可不老,可是喊‘姐’不够尊重，同事们对我都有意见啦！”

秀芹搂住丽丽的肩膀，大手一挥说：“不管他们，你照常喊‘姐’就是了，我喜欢！”

丽丽虽然嘴上答应，可等见了面，仍然恭敬地称呼秀芹“姨”。秀芹无奈，只好由着她去了。

这天又是周末，丽丽像往常一样到秀芹家做客。吃过晚饭，天已经黑了下来，秀芹便让儿子送丽丽回宿舍。

丽丽出门不久，秀芹跑到阳台上，发现儿子正牵着丽丽的手，两个人有说有笑，看上去特别亲密。

秀芹又惊又喜，一下子明白了：原来丽丽和自己的儿子好上了呀！这两个孩子要是谈成了，自己就是丽丽的婆婆了！怪不得丽丽要改口，有管自己婆婆叫“姐”的吗？

（发稿编辑：陶云韫）

（本栏插图：包丰一 顾子易）